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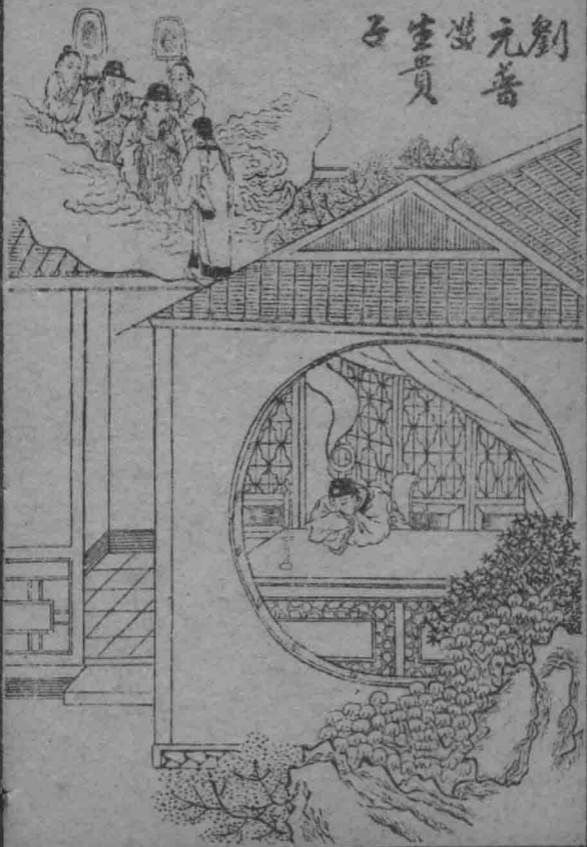




蘇小娘三難新郎



劉元普  
莊生貴  
子



俞伯牙  
琴謝知音

友于氏  
題



燕  
子  
休  
鼓  
盆  
成  
大  
道  
補  
白  
生  
題



繪圖今古奇觀卷三

第十五回

盧大學詩酒傲公侯

衛河東岸中浮宅

竹舍雲居隱鳳毛

遂有文章驚世貴

豈無名譽駕劉曹

秋天散少青山郭

春日催詩白兔家

醉倚津虛時一嘯

長風萬里破洪濤

這首詩乃本朝嘉靖年間。一个才子所作。那才子姓盧名柟。字次樞。一字子赤。大名府洹縣人也。生得丰姿俊秀。氣宇軒昂。飄飄有出塵之表。八歲即能屬文。十歲便成詩賦。下筆數千言。倚馬可待。人都道他字青蓮再世。曾子建後生。一生好酒任俠。放達不羈。有輕世傲物之志。真个名聞天下。才冠當今。與他往來者。俱是名公鉅卿。又且世代簪纓。家資豪富。當日供奉。擬于王侯所居。在城外浮邱山下。第宅華麗。高樓雲漢。後房粉黛。一個個顏色兼妖。又選小妓秀美者十人。教成吹彈歌曲。日以自娛。至於堂後。漸瀟灑。耐其宅內。又構一園。大可兩三頃。鑿池飲水。奇石為山。削皮極其精巧。名曰嘯園。大凡花性喜燥。所以名花俱出南方。那北地天氣嚴寒。花到其地。大半凍死。因此名花甚少。設或到得一花。一草。必為巨壻大腕所有。他人亦不易得。這洛縣又是個僻處。比京都更難。故宦家園亭雖有。俱不足觀。偏有盧柟立志要勝似他人。不惜重價。差人四處購取名花異卉。奇石奇峰。落成這園。遂為一色之勝。真个景致非常。但見樓臺高峻。庭院清幽。山叠岫。岫嵌怪石。花發開苑奇葩。水閣遙通竹塢。風軒斜透松翠。迴塘曲沼。層層碧浪。綠琉璃。叠嶂重巖。點點蒼苔。凝翡翠。牡丹亭畔。孔雀雙棲。芍藥欄邊。仙禽對舞。紫矸石徑。綠陰深處。小橋橫。屈曲花波。紅豔叢中。喬木梢。烟迷翠黛。意淡如無。雨洗青螺。色濃似染。木蘭舟。蕩漾芙蓉水際。銀鞦架。搖曳楊柳枝頭。朱樓欄。欄相掩映。湘簾綉。幔兩交輝。

盧柟日久吟花。詠鳥。嘯詠其間。雖高而之尊。亦不是過。凡朋友去相訪。必流連盡醉方止。偶遇有個聲氣

相傳知音知己便棄旬累日致留在家不肯輕放出門若人有患難相投奔的一一都有資助決不令其空過因此四方慕名相訪者絡繹不絕真個是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

盧柟只因才高學廣以為振青紫如拾針芥那知文場不利任的錦繡的文章偏偏不中試官之意一連走了幾科不能分毫黃騰達他道世應識者遂絕意功名不圖進取惟與騷人劍客羽士高僧談禪理任劍術呼盧浮白杖浪山水自稱浮邱山人曾有五言古詩云

逸翮奮霄漢

高步躡天關

塞手在椒塗

長風吹海關

瑯嶼擊遊鱗

瑤華代朝餐

恣情賞香豔

靜嘯借幽閑

淨世信清濁

烏能鴻羽翰

話分兩頭却說濟縣知縣乃是姓汪名恭少年登科意氣揚揚只是貪婪無比性復苛刻又酷好杯中之物若著酒杯便直飲到天明印到濟縣不曾遇着對手平昔也曉得盧柟是個才子當今推重交好甚廣又聞得邑中圖專為他家為最酒量又推他第一因只三件有心要結識他做個相知差人去請來相會誰知盧秀才與人不同別個秀才要去結交知縣還要投風入燕繯央人引進拜在門下稱為老師四時八節俱送禮物希圖以小博大若知縣自來相請就如朝廷徵聘一般何等榮耀還把名帖黏在壁間誇耀親友這雖是不肖者所為有氣節的本必如此但是知縣相請也沒有不肯去的偏是那盧柟被知縣一連請了五六次只當做耳邊風全然不睬只推自來不入公門你道因甚如此他才高天下自底無人天生就一副使腸傲骨視功名如敝屣等富貴如浮雲就是王侯卿相不曾來拜訪要請去相見他斷然不肯先施怎肯輕易去見個縣官真個是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絕品的高人這盧柟是個清奇古怪的主兒又撞着知縣是個頑滑瑣碎的知縣差人請到四五次不來也只得罷了偏生只官去纏繞見盧柟不肯來却倒情願自去就教又恐盧柟他出先差人將帖子訂期差人領了言語一直徑到盧家把



帖子遞與門公說道。本縣老爺有暗憲請。差我來傳達你相公。相煩引進。公門引進。不敢怠慢。即引到園上來見家主。差人隨進園門。舉目看時。只見水光繞綠。山色含青。竹木扶疎。交相掩映。林中禽鳥。聲如鼓吹。那差人從不曾見這般景致。今日到此。恍如到了洞天仙府。好生歡喜。想道。怪道老爺要來遊玩。原來有這地好景。我也是有此緣分。方得至此。窺玩這番。也不枉為一人一世。遂四下行。走。恣意飽看。灣灣曲曲。穿過幾條花徑。走過幾處亭台。來到一個所在。周圍盡是梅樹。一望如雪。霏霏散散。清香沁人肌骨。中間逗出一座八角亭子。朱簷碧瓦。畫棟雕梁。亭中懸一個匾額。大書玉照亭三字。下面坐着三四个賓客。賞花飲酒。傍邊五六个繡纈青衣。調照品竹。按板而歌。又有高太史梅花詩為證。

瓊姿只合在瑤臺

誰向江南處處栽

雪滿山中高士卧

月明林下美人來

寒衣疏影蕭蕭竹

春掩殘香漠漠苔

自去何郎無好詠

東風愁殺幾回開

門公同差人站在門外。候歌完了。先將帖子稟知。然後差人向前說道。老爺令小人。多多拜上相公。說相公既不肖到縣。老爺當來拜訪。但恐相公他出。又不相值。先差小人來期个日子。好來請教。二來問府上園林甚好。順便就要遊玩。大凡事當湊。就不便。那盧柟見知縣頻請不去。恬不為怪。却又情願來就教。未免轉過念頭。想他雖然卑鄙。却是父母官。肯屈已殺賢。亦是可恥。若又峻拒不許。外人只道我的心胸褊狹。不能容物了。又想道。他是个俗吏。文章定然不曉得的。那詩律首趣深奧。料必也沒相干。若論典藉。他又是个後生小子。微停在睡夢中。偷得這進士到手。已是心滿意足。諒來此道本曾識面。至于理學禪宗。一發料想所不到了。除此之外。與他談論。有甚意味。還是其招攬他。却又念其來意深遠。如拒絕了。似覺不清。在沉吟間。小童斟上酒來。他觸景生情。就想到酒上道。倘會飲酒。可免俗問。來人道。你本官可會飲酒麼。答道。酒是老爺的性命。怎麼不會飲。盧柟又問能飲得多少。答道。見他拿着酒杯。整夜吃去。不到

酩酊也不止。不知有幾多酒量。盧柟心中喜道：原來這俗物都會飲酒。單取這節籠。隨叫童子取個帖兒付與來人道：你本習既來遊玩。起此梅花底時。就是明日罷。我這裡整備酒盒相候。差人得了言語。原同門公一齊出來。回到縣裡。將帖子回覆了知縣。知縣大喜。正要明日到盧柟家去看梅花。不想晚上人來報。新按院不發起馬牌。笑然止住。汪知縣連夜起身往府。不能如意。差人將個帖兒錄了。到府接看按院。同行香過了。回到縣裡時。往還數日。這梅花已是。

紛紛玉瓣推香砌

片片瓊英繞畫欄

汪知縣他不曾赴梅花之約。心下怏怏。指望盧柟另來相邀。誰知盧柟出自勉強。見他辭了。便撇過一邊。那肯又來相請。看看已到仲春時候。汪知縣又想要盧柟園中去遊春。差人先去致意。那差人來到盧家花園中。只見園林織錦。深草鋪茵。鶯啼燕語。蝶亂蜂忙。景色十分豔麗。須臾傳到桃蹊上。那花渾如萬卉丹霞。十里紅錦。好不爛熳。有詩為證。

桃花開偏上林紅

滿眼繁華色自濃

含笑動人心意切

幾多消息五更風

盧柟正與賓客在花下擊鼓催花。樂歌狂飲。差人執帖子上前說知。盧柟來着酒興。對來人道：你快回去。對本官說。若有高興。即刻就來。不必另約。眾賓客道：行不得。我們正在得趣之時。若他來了。就有許多文備備。怎能盡興。還是改日罷。盧柟道：說得有理。便是明日。遂取個帖子。打發來人。回覆知縣。你道天下有怎樣不巧的事。次日汪知縣剛剛要去遊春。誰想夫人有五個月身孕。忽然小產起來。暈倒在地。血污浸着身子。嚇得知縣已是六神無主。還有甚心腸去吃酒。只得差人又辭了盧柟。這夫人之病。直至三月下旬。方纔稍可。那時盧柟園中牡丹盛開。冠絕一縣。真个好極。有牡丹詩為證。

洛陽千古門春芳

富貴終誇漢豔妝

一自清平傳唱後

至今人尚說花王

注知縣為夫人這病亂了半個多月。情緒不佳。終日只把酒來消悶。連政事也懶得去理。以後聞得盧家牡丹茂盛。想要去賞玩。因兩次失約。不好又來訂期。差人送兩三書信。就發看花之意。盧柅日子便期了。却不肯受這書信。屢送數次。推辭不脫。只得受了。那日天氣晴爽。注知縣打算午衙完了就去。不料剛出私衙。左右來報吏科給事中某爺。告終養在家。到此經過。正是要道之人。敢不去奉承麼。急忙出郭迎接。餽送下程。設宴款待。只道一兩日就行。還可以看得牡丹。那知某給事。又是好勝的人。叫知縣陪了遊覽本縣勝景之處。盤桓七八日方行。等到走後。又差人約盧柅。時那牡丹已萎謝無遺。盧柅也向他處遊玩。山水雜家兩日。不覺春盡夏臨。彈指間。又是六月中旬。注知縣打聽盧柅已是歸家。在園中遊賞。又令人去傳信。要賞荷花。那差人徑至盧家。把帖子叫門。公傳道。須臾開門。公出來說道。相公有話。喚你當面去分付。差人隨着門公。直到一個荷花池畔。看那池周圍約有十畝多大。綠槐碧柳。濃陰蔽日。池內紅粉翠蓋。花色映人。有詩為証。

漫波仙子門新教

七竅虛心吐異香

何以神仙多薄倖

故將神色惱人腸

原來那池也有个名色。喚做飄碧池。池心中有座亭子。名曰錦雲亭。此亭四面皆水。不設橋梁。以採蓮舟為渡。乃盧柅納涼之處。門公與差人下了采蓮舟。揚動畫槳。頃刻到了亭邊。繫舟登岸。差人舉目看那亭子。周圍朱欄畫檻。翠幔紗窗。倚香簾。觀清風徐來。水中金魚戲藻。茶閣茶蘊。翠葉。鷗鷺爭飛。葦底鶯鶯對浴。岸傍去。那亭中有時。只見藤床湘簾。石榻竹几。瓶中供千葉碧蓮。爐內焚百和名香。盧柅斜頭趺足。斜據石榻。面前放一帖古書。手中執著酒杯。傍邊冰盤中。列着金桃宮藕。沉香浮瓜。又有几味下酒。一个小厮捧壺。一个小厮打扇。便自看幾行書。飲一杯酒。自取其樂。差人不敢上前。在側邊暗想道。同是父學生長。他如何有這般受用。就是我在本官中過進士。還有許多勞碌。怎及得他的自在。盧柅抬頭看見。即問道。

你既是縣裡差來的公差人，應道：小人正是盧柟。你那本官到也好笑。屢次定期訂日，却又不來。如今又要看倚仗，怎樣不爽利。虧他怎地做了官。我也沒有許多關工夫，與他縱橫任憑，他有何便來，不耐煩人的日子。差人道：老爺多拜上相公，說仰奉相公高才，如鴻恩業，已不得來請教。連次皆為不得已事，竊恨故此失約。還求相公期个日子，小人好去回話。盧柟見來人說話伶俐，却也聽信了他。乃道：既如此，竟在後日。差人得了言語，討个回帖。同門公依舊下船，別到柳陰隄下。上岸自去。回覆了知縣，那汪知縣至後日早堂發落了公案。約莫午牌時候，起身去拜盧柟。誰想正在三伏之時，連日酷熱非常。汪知縣已受了些暑熱，那時却又在正午，那輪紅日猶如一團烈火，熱得他眼中冒火，口內生烟。剛剛到半路，覺得天旋地轉，從橋上直沖下來，險些悶死在地。從人急忙救起，抬回縣中，送入私衙，漸漸甦醒，分付差人尋了盧柟一面請大醫調治，足足病了一个多月。方纔出堂理事，不在話下。且說盧柟一日在書房查點往來禮數，檢着汪知縣這封書儀，想道：我與他水面無交，如何白白裡受他的東西。須把來消露了。方纔乾淨。到八月中，差人來請汪知縣中秋夜賞月。那知縣却也正有此意，既來相請，好生歡喜。取回帖打發來人，說多拜上相公。至期准赴。那知縣乃一縣之主，難道剛剛只有盧柟請他賞月不成，豈不得初十邊就有鄉紳同僚中相請。況又是好飲之徒，可有不去的理。公定然一家家挨次都到。至十四這日，備了外邊酒席，於衙中準備家宴。與夫人在庭中玩賞。那晚月色分外皎潔，比尋常更是不同。有詩為証：

玉宇淡悠悠

金波澈夜流

最冷圓缺處

當照古今愁

風露孤輪影

山河一氣秋

何人吹鐵曲

東醉倚高樓

夫妻對酌，直飲到酩酊。方纔入寢。那知縣一來是新病起的人，元神未復。二來連日沉酣，精神越着酒興。未免走了酒字下這道兒。三來這晚露坐至夜深，看了些風寒。三合添又病起來。眼見得盧柟賞月之約。

又虛過了。胡搨數月方能痊可。那知縣在縣內無聊。打道虛枋園中。桂花必感意欲借此排遣。適值有个江南客打抽堂。送两个罈惠菜酒。山江知縣把一罈酒。差人轉送與虛枋。虛枋見說是美酒。正中其懷。無限歡喜。乃道他的政事文章。我也一概勿論。只這酒中。想亦是知味的了。即寫帖請知縣後日前來賞桂。祇有詩為証。

涼影一簾分夜月

天宮萬斛動秋風

淮南何用歌招隱

自可淹留桂樹叢

自古連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像江知縣是个父母官。肯屈已去見个士人。豈不是件異事。誰知兩下機鋒不偏。臨期却又生出事故。不能相會。這番請賞桂帖。江知縣滿意。要盡日之歡。聲風昔欽想之誠。不料是日還眠在床。外面就傳板進來。山西理刑趙爺。行取入京。已至河下。恰正是江知縣辦試。趙爺怎敢怠慢。即忙起身。梳洗出衙。上轎往河下迎。接設宴款待。你想两个得意師生。沒有就別之理。少不得盤桓數日。方纔轉身。這桂花已是

飄殘金粟滿風舞

寒飈天香滿地鋪

却說虛枋素性剛直。是个做上裕下之人。見江知縣屢次卑詞盡款。以其好賂。遂有俯交之念。時值九月下旬。園中菊花開。那菊花種類甚多。內中惟有三種為最。那三種

每一種各有幾般顏色。花大而媚。所以貴重。有菊花詩為証。

不共春風鬥百芳

白衣羅落傲秋霜

虛枋因想江知縣。要去看園景。却俱中止。今趁着菊花盛時。何不請來一玩。也不枉一番寂寞之情。即寫帖差人去請。次日賞菊。家人拿着帖子。來到縣裡。正值知縣在堂理事。一徑走到堂上。跪下。把帖子呈上。稟道。家相公多拜上老爺。園中菊花盛開。特請老爺明日賞菊。虛枋知縣也頗想賞菊。遂次笑約。似

難啟齒。今見持地來請。正是空腹當招。深知其意。看了帖子。乃道拜上相公。明日午來領教。那家人得了言語。即便歸家。回覆家主道。汪太爺拜上相公。明日絕早就來。那知縣說明日早來。不過是隨口的話。那家人改做絕早就來。這也是一時說錯之言。不想因這句話說錯。就得罪於知縣。後來把天大家私弄得聲盡。這些兒連性命都完了。正是

舌為利害本

口是禍福門

當下盧柵心下想道。這知縣也好笑。那是赴人筵席。有个絕早就來之理。或者是我家園裏。要盡竟日之遊。分付廚夫。太爺明日絕早就來。酒席須要早些完備。那廚夫聽見知縣早來。恐怕臨時候事。隔夜手忙脚亂收拾。盧柵到次早。分付門上的人。今日若有客來。一概相諱。不必通報。又將个名帖差人去邀請。知縣不到朝飯時。酒席多已完備。擺設在園上燕喜堂中。上下兩席。並無別个相陪。那酒席鋪設得花錦相似。正是

富家一席酒

窮漢半年粮

且說汪知縣那日出堂。便打夏投文公案。即便赴約。投文裡却有本縣地檢司。解到強犯九名。贓物若干。此事先有心腹報知。乃是清河大夥。贓物甚多。又無夫玉。汪知縣動了大印時。用刑探訊。內中一盜甚夥。總套夾棍。便招其處藏銀若干。某處埋銀幾許。一五一十。遂招出來。何止千萬。知縣貪心如熾。把吃酒念頭放過一邊。便教放了夾棍。差个心腹吏。帶領健步衙役。押盜前去。取回起贓。立等回話。餘盜收贓物件入庫。知縣退坐後堂。等那起贓消息。從辰至和。承值吏供酒供食了兩次。那起贓的方纔回縣。稟說却是孫興東懸西爬。却没有半个錫皮錢。他知縣大怒。再出前堂。吊出前犯。一个个重新拷逼。夾到過繩。押去起贓的賊。那賊因罪人怒他胡供。沒有贓物。已是奉頭脚夫。私下先打過幾頓。又且私兵拷打。壞的怎當

得起再死。登時氣絕。知縣見夾死了。賊也有些着忙。便教禁子獄卒叫喚亂了半响。竟不甦醒。汪知縣心  
生一計。唱道：先將眾犯回監。明日再審眾人會意。將死賊混入活賊裡。一擁扶入監去。誰敢道半个死字。  
又向禁子討了病狀。明日做死囚發出。汪知縣十分收典。遂想着盧家吃酒。即刻起身赴宴。此時已是中  
牌時分。各役簇擁着大尹來到盧家園中。且說盧柟早上候起。已至巳牌不見知縣來到。差人去打聽回  
報。說在那裡審問公事。盧柟心中就有三四分不樂。既約了施早就來如何這時。候還問公事。停了半  
响。看信杳無。再差人將个名帖邀請。盧柟此時不樂。有六七分下。想道：我是請他的不是。只得忍耐些罷。  
俗語云：牙人性急。又候了半响。連那投遞帖的人一齊轉來回覆。說還在堂上失人。門役道：太爺正在惱  
怒。却放你前去陪闕。攔住小人不放進去。帖尚未投。所以不敢回報。盧柟聽見這話。湊成十分不樂。又聽  
說夾問強盜要贖物。心中大怒道：原來這個貪賤蠢才。一無可取。幾平錯認了。如今幸而還好。即令家人  
撇開下面這桌酒席。走上前居中向外而坐。叫道：快把大杯篩熱酒來。洗滌俗腸。家人都要過恐。太爺一  
時到來。盧柟唱道：吐還說喜太爺。我這酒可是與貪賤俗物吃的。況他爽信。已是六七次。今晚一定不來。  
家人見家主發怒。誰敢再言。隨即斟酒。供出鋪陳。小美春堂中宮商送。燕竹並呈。盧柟飲酒數杯。叫小  
廝與我摩按一番。今日伺候那俗物。覺着身子困倦。分付開了園門。即脫中卸服。跣足蓬頭。按摩的按摩。  
歌唱的歌唱。叫取犀觥斟酒。連飲數觥。胸襟頓豁。開懷暢飲。不覺天醉。將鋪陳撤去。賞了小美。止留藥品。  
按酒。又吃上几觥。其醉如泥。就靠在桌上。胸胸睡去。家人誰敢去驚動。整整齊齊。都站在兩旁。伺候。連  
盧柟便醉了。外面管門的却不曉得內裡事。平日間賓客出進太多。主人都是來者不拒。往者不追的。連  
日將園門大開。今日雖有命閉門。却不放在心上。又且知道請見任官席。倘若來時。左右要開的。又  
停一會。便接到落日。山。遠遠望見知縣頭道來。急忙進來。通報到了中堂。看見家主已醉。倒吃一驚。道

太爺已是到了相公如何先發到這個模樣。眾家人聽得知縣來到都而面相覷沒做理會。恭道那泉酒便還在。但相公不能勾醒。却怎好管圍的。且叫醒轉來扶醉陪他一陪也罷。終不將地請來冷淡他。去不成。眾家人只得上前叫喚。喉嚨喊破如何得醒。漸漸聽得人聲嘈雜。料道是知縣進來慌了手脚。四散躲避。草草撒下虛柵一人。只因這番有分教。佳賓賢和變為百世冤仇。仇名花化作一場春夢。正是

威震有命天為王

禍福無門人自生

且說注知縣離了縣中。來到盧家園門首。不見盧柵迎接。也沒有一个家人伺候。從者亂叫門上有人。快去通報太爺到了。並無一人答應。知縣料是官門的。已進去報了。遂分付不必呼喚。竟自進去。只見門上一个匾額白地。寫書囑圓两个大字。進了園門一帶。都是相屏。轉過牆來。又顯出一座門樓。上書隔凡二字。過了此門。便是一條松徑。繞出松林打一看時。但見山林參差。樓臺樓閣。草木蕭條。花竹圍繞。知縣見布置精巧。景色清幽。心下暗喜道。高人胸次自是不同。但不聞得一些人聲。又不見盧柵。未免疑惑。也還道是園中路徑錯雜。或者從別道出來迎我。故此相左。一行人在園中任意東穿西走。反去尋覓主人。次後來到一个所在。却是三間大廳。一望菊花數百。霜英燦爛。樓柳萬株。舞若丹雘。晚霞相映。樓閣相亞。雲霧如金。池邊芙蓉千百。顏色或深或淺。綠水紅葩。高下相映。紫雲碧藕之類。戲諺其下。注知縣想道。他請我看菊。必在這個堂中了。迨至堂前下轎。太爺看時。那裡見其酒席。惟有一个道頭跣足。居中向外而坐。靠在桌上打盹。此外更無个人。他從人趕向前亂叫老爺到了。遠不起來。注知縣舉目看身上衣服。不像以下之人。又見侍邊放着萬巾野服。分付且莫叫喚。看是何等樣人。那常來下帖的差人。向前仔細一看。認得是盧柵。道這就是盧相公。醉倒在此。注知縣聞言。登時紫漲了面皮。心下大怒道。這廝恁般無禮。故意哄我上門羞辱。欲待叫從人將花木打个希爛。又想不是官體。忍着一肚子惡氣。急忙上轎。



分付回縣。夫拾起打從舊路。直至圍門首。依舊不見一人。那時已是薄暮。點燈前進。亦此是役沒一個不搖首咋舌道。他不過是個監生。如何將官府這等執視。也是件奇事。知縣在輪中聽見。尤覺沒趣。慚慚加想。道雖是奇才。也是我的治下。曾請過几遍不肯來。情願就死。又促送銀過。我亦可謂折節敦賢之至矣。他却如此無禮。將我侮慢。且莫說我是父母官。即是平交也不該如此。到了縣內。怒氣不息。即便退入私衙不提。且說盧柟。這些家人小廝。見知縣去遠。方纔出頭。到堂中看家立時。睡得正濃。直至更餘方醒。眾人說道。適相公睡後。太爺就來見相公。睡著便起身而去。盧柟道。可有甚話說。眾人道。小人們恐難以答應。俱走過一遍。不曾看見。盧柟道。正該如此。叫管門的。三十板如何不早開圍門。却就這俗物。直至此間。踐污了地上。叫管門的。明日快挑水。將他進來的。三十板如何不早開圍門。却就

乾淨。又着人尋訪常來下

帖的差人。將向日所送書信。并那禮菓酒盤。還與他。那差人不敢隱匿。遂自到縣裡去繳還。不在話下。却說汪知縣。退到私衙。夫人接地看。他怒氣冲天。問道。你去赴宴。如何這般氣憤。汪知縣將其事說知。夫人道。這都是自取。怪不得別人。你是今父母官。橫冲直撞。不得有人奉承。何如摩摩卑污勾踐。反去請教子民。他縱是有才。與你何益。今日討這么急。儘可知好。汪知縣又被夫人搶白了幾句。一發怒上加怒。坐在交椅上。氣憤憤的半晌無語。夫人道。何消氣。自古道。破家縣令。只這四個字。把汪知縣從睡夢喚醒。放下了擗才敬士之心。頓提起生事害人之念。當日口中不語。心下躊躇。專思弄計安排。盧生必定置之死地。方纔吾恨。當夜無話。次日早衙已過。喚一个心腹。令吏進衙商議。那令吏姓譚。名邊。頗有才幹。慣與知縣通。賍過付。是一个積年猾吏。當下知縣先把盧柟得罪之事。叙過。次說要訪他過惡。參之以報其恨。譚遵道。老爺要與盧柟作對。不是輕舉妄動的。須尋得一件沒做閔大事。坐在他身上。方可完得性命。那參訪一事。恐未必了事。在老爺反有干碍。汪知縣道。却是為何。譚邊道。盧柟與小人原是同盟。曉得

他有天官府往來且自家私豪富。平日雖則恃才狂放。却沒甚違法之事。縱然拿住了。必不得有天大分。上到上司處挽回。決不至死的田地。那時懷恨挾仇。老爺豈不反受其累。汪知縣道。此言雖是。但他恁地放縱。定有幾件惡帳。你去細細訪來。我自好處。諱道答應出來。只見外邊搬進原送盧拼的書。飲米酒。汪知縣見了。轉覺沒趣。無處出氣。遷怒到差人身上。說道。不該收他的回來。打他二十毛板。就將書銀都賞了差人。正是

勸君莫作傷心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却說這道領縣主之命。四處察訪盧拼罪過。日往月來。換至久矣。並無一件事兒。知縣又再四打促。到是兩難之事。一日在家閒坐。正尋思盧監生無際可乘。只見一個婦人。急急忙忙的走近來。舉目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家人鈕文的弟婦金氏。鈕文兄弟叫做鈕成。金氏年紀三十左右。頗有一二分姿色。向前道了萬福。敞口問令要我家伯伯何在。得過令更在家却好。諱道。鈕文在縣門首。你有甚事尋他。金氏道。好叫令更得知。丈夫自舊年借了盧監生家八盧才。二兩本銀。兩年的利錢。還過若干。令更丈夫按月作盧家長工度日。盧家舊例。年終便給來歲半年的工銀。那日丈夫去領了工銀。家主又賜了一頓酒飯。千歡萬喜。剛出大門。便被盧才攔住。知道領了工銀。索取前銀。丈夫道。是年終歲暮。金領這工銀。過年那得有銀還債。盧才執死要銀。兩家費口爭鬥起來。不合罵了他叔才。被他弟兄們打了一頓。丈夫吃了虧。忍氣回家。況是食上加氣。斬打時赤剝了寢。夜間就發熱起來。連今日算得病共八日了。滴水不進。醫生說是停食感冒。不能療治。如今只得要死。特來身伯伯去商量。諱道。聞了不勝歡喜。原來這你丈夫沒事。便能備有些小高水。急急來報知。可在我身上與你出氣。還要他一注大財。教你下半世快活。金氏道。若得令更主裁。可知好么。正說間。鈕文已回。金氏將此事說知。一齊回去。臨出門。諱道。又囑付道。如有變

慌連連的來報。鈕文應急，離了縣衙，不消一個時辰，早到家中推門進去，不見一些聲息，到床上看時，把二人嚇得一驚。原來直僵僵的挺在上面，却不知死過幾時了。那金氏便號聲大哭起來。正是

夫妻本是同林鳥

大限來時各自飛

那些東隣西舍，聽得哭聲，都來觀看。齊說虎一般的後生，怎他這般死得快，可憐可憐。鈕文對金氏說道：你且莫哭，同去報與我主人，再作區處。金氏依其領了大門，央告隣里，暫時照管。跟着鈕文就走。那隣里中商議道：他家一定去告狀了。地方人命重情，我們也須呈明，脫了干休。隨後也往縣裡去呈報。其時遠近村坊，盡知鈕成已死，早有有人報與盧柁。原來盧才於那日廝打後，有人稟知盧柁大怒。那盧才擅放私債，盤剝小民，重責三十，逼出借銀原契。盧才逃出不用，欲待知而來，更難還借券。及至聞了此信，即差人去拿。那盧才送官，那知盧才聽見鈕成死了，料道不肯干休，已是桃之夭夭，不知去向。且說鈕文金氏一口氣跑到縣裡，報知簿邊，謔道大喜。悄悄的先到縣中稟了知縣出來，與二人說明就裡，教了說話流水寫起狀詞。單告盧柁，強占金氏不遂，將鈕成毒打而死。教二人擊鼓喊冤。鈕文依了家，玉領着金氏，不啻三七念一，執了一塊木柴，把鼓亂敲。口內一片聲，喊叫救命。衙內差役自有諄諄分付，並無攔住。汪知縣聽得鼓聲，即時升堂。喚鈕文金氏至案前，細看狀詞，却好地隣也到了。知縣專心在盧柁身上，不有地隣呈訴。是怎樣樣，知縣假意問了幾句，不等發房，即時出籤，差人捉盧柁立刻赴縣。公差受過了簿邊的叮嚀，說太爺懂得盧柁要緊，你們去，只除婦人孩子。其餘但是男子漢，盡令來，眾皂快索知知縣與盧藍生有仇。況且是大家，若然人少進不得。他大門邊聚起三兄四弟，共有四五十人，分明是一群猛虎。此時陰風自起，天已傍晚，彤雲密布，朔風凜冽，諍道要奉來知縣陪賠酒錢，與眾人發落一人點起一根火把，飛奔至盧家門首，發一聲喊，奔搶進去。逢著的便拿。眾人們不知為甚，嚇得東倒西歪。見婦女哭，沒奔一

路處。盧柟娘子正同着了頭們。在房中圍爐向火。忽聞得外面人聲鼎沸。只得是着了火。急了頭們。觀看。尚未動步。房門口早有人通報。家大娘不外了。好邊無數人。執着火把打進來了。盧柟娘子還認是強盜來打劫。驚得三十六个牙齒。磕碰的相打。慌忙叫了頭快閉上房門。言猶未畢。一片大火。早已擁入房門內。那些了頭們。走不及。只叫大王爺救命。衆人道。胡說。我們是本縣太爺。差來拿盧柟的。什麼大王爺。盧柟娘子。且說這話就明白。向日丈夫急慢了知縣。今日事。故來擺佈。使道既是公差。難道不知法律的。我家縱有事在縣。量來不過口嫌田土的事罷了。須不是大逆不道。如何白日裡不來。黑夜鬧事。須多人。明火執仗。打入房。來機搶。認明日去公堂去講。該得何罪。衆公差道。只要選了我盧柟。但恐到公堂上去講。遂滿房搜過一遍。只揀器皿寶玩。取个稱意。方才出門。又打到別个房裡。把娘妾們都驚得躲入床底下去。各處搜到。不見盧柟。料想必在園中。一齊又趕入去。盧柟正與四五个賓客。在煖閣上飲酒。小僮兩停吹唱。恰好差去拿盧柟的家人。在那裡回話。又是两个亂喊上樓。報道相公。禍事到了。盧柟聽聞。道有何禍事。家人道。不知為甚。許多人打進大宅。擄劫東西。還有的便被拿住。今又打入相公房中去了。罪賓客被這一驚。一點酒也無了。齊道。這是為何。可去看來。便在起身。盧柟全不在意。忽見樓前一派火光。閃爍。果在左廡樓上樓。嚇得那几个小僮。滿樓亂滾。無處藏躲。盧柟大怒道。甚么人敢到此放肆。叫人快拿。衆公差道。本縣太爺請你說話。只怕拿不得的。一条案子。套在頭裡。道。快走快走。盧柟道。我有什么事。這等么。我不去。便怎么。衆公差道。老實說。向日請你。使請不動。如今拿到要拿去的。牽着案子。推的推。扯的扯。擁下樓來。又拿了十四五个人。還連連賓客。都拿。內中有人認得是貴家公子。又是有名頭的秀才。遂不敢去惹他。一行人擁入園中。一路鬧炒炒。直至縣裡。這几个賓客。放心不下。也隨來觀看。解過的家人。也自出頭。卷着主母之命。取了銀兩。趕來央人使用。打聽那汪知縣。在堂等候。堂前燈籠大。

把照理淨如白日。絕不開一些人聲。眾公差拉盧柵子。直至丹墀下。眾目看那知縣滿面投氣。分明坐下一個閻羅天子。兩行隸卒排列。也與牛頭夜叉無二。家人們見了這個威勢。一個個胆戰心驚。眾公差跪上堂稟道。盧柵一齊拿到了。將一般人帶上月台。齊齊跪下。鈕文金氏另跪在一邊。惟有盧柵挺然居中而立。汪知縣見他不跪。仔細看了一看。冷笑道。是一個土豪。見了官府。恁般無禮。在外安得不肆行無忌。我且不要你計較。暫請到監裡去坐一坐。盧柵到走上三四步。橫挺着身子說道。就到監裡去坐。也不妨。只要說个明白。我得何罪。會夜差人炒沒。知縣道。你強信良人妻女不遂。打死鈕成。這罪也不小。盧柵聞言。微撒冷笑。我只道有甚天大事情。原來為鈕成之事。據你說。不過要我償他命罷了。何須大發小怪。那鈕成原係我家傭奴。與家人盧才口角而死。却與我無干。即是我打死。亦無應死之罪。若必欲借彼證此。橫加無影之罪。以雪私怨。我盧柵不難屈承。只怕公論難抵。汪知縣大怒。你打死平人。昭然耳目。却冒認為奴。污辱閭官。抗拒不跪公堂之上。尚如此狂妄。平日豪橫。不問而可知矣。今日分論人命真假。只抗拒父母。該當何罪。喝叫拿下去打。眾公差齊聲答應。起向前一把揪翻。盧柵叫道。士可殺而不可辱。我盧柵堂堂漢子。何惜一死。你快決詳請。要殺便殺。要剐便剐。決不受官杖之辱。眾公差那裡依他做主。按倒在地。打了三十。知縣快叫住手。並家人齊發下獄。牢監禁。鈕成尸首着地方買棺成殮。發至官壇。候驗。鈕文金氏十証人等。君保聽審。盧柵打得血月淋漓。兩個家人扶着。仰天大笑。走出儀門。這邊朋友輩上前迎問道。為甚事。就到杖責。盧柵道。並無別事。汪知縣公報私仇。借家人盧才的假人命。放在我名下。加要个小小死罪。眾友驚駭道。有這等奇冤。弟輩已相約明日。扛闖縣衙。拜席。與縣公講明。料縣公難依公論。自然開釋。盧柵道。不消兄弟費心。但恐他恁地擺佈罷了。只有一件緊事。煩到家中說一聲。教把酒多送幾罈到獄中來。眾友道。如今酒也該以吃。盧柵笑道。人生貴適意。貧富榮辱。俱身外之事。於我何有。難

道因他要官我就說不說話。正在飲酒。一獄卒推着他道：快進獄去。有話另日再說。那獄卒不是別人，叫做蔡賢。也是汪知縣得用之人。盧柟爭起眼，嗚嗚可惡。我自說話與你何干。蔡賢也焦躁道：呵呀，你如今是在官人犯了。這樣公子氣，且請收起，用不着了。盧柟大怒道：什麼在官人犯，就不進去，便怎麼。蔡賢還要回話，有幾個老成的，將他推開，做好做歹。勸盧柟進了監門。眾友也各自回家。盧柟家人自歸家，回覆王母不在話下。原來盧柟出衙門時，諱避謹慎，在後察訪。這說話一句可聽得明白。進衙報與知縣。知縣到次早，只推有病，不出堂理事。眾鄉紳來時，門上人連帖也不受。至于後喚齊金氏一般人犯，忽然升堂。那作人等監中吊出盧柟，王僕趕去檢驗，鈕成尸首。那作人已知縣主之意，輕傷重說，做重傷地。憐也埋會得。知縣要與盧柟作對，齊咬定盧柟打死。知縣又哄盧柟，將出鈕成備上身券，只說做假的。盡行扯碎，嚴刑拷逼，問成死罪。又加二十大板，長枷手扭下在死囚牢裡。家人們一概三十滿徒三年。召保聽候發落。金氏鈕文子証人等，發回富家戶，指供詳辨定奪。將招回堂成文案。其盧柟抗逆不跪等情，細細關載在內。備文申報上司。縣眾鄉紳力為伸理。知縣執意不從，有詩為証。

縣令從來可做家

治去無罪亦堪嗟

福堂今日容高士

名國無人理百花

且說盧柟本是貴介之人，生下一個體面，就要調請醫家治病。如何纏得這得利杖，到得獄中，昏迷不醒。幸有合監的人，知他是不有錢財，奉來不暇，流水把膏藥敷動，送來家中娘子。又請大醫來調治。外修內補，不旬一月，平復如舊。那心親及，怒釋不絕，到監中候問。獄卒已得了銀子，歡天喜地，由他直進直出。並無攔阻。內中早有蔡賢，是知縣心腹。知縣知縣，特地到監點問，搜出五六人來，却是有名望的舉人秀才，不敢將他難為。叫人送出監門。又把盧柟打了二十四五個獄卒，一概重責。那獄卒問明知是蔡賢的緣故，咬牙切齒。因是知縣得用之人，誰敢與他計較。那盧柟平日受用的萬貫天廈，錦衣玉食。

入內見的是竹未花。耳內聞的是笙簫細樂。到了晚間。嬌娘美女。偎翠倚紅。做神仙般散誕的人。如今在千獄中。住的却是鑽頭不進。半塌不倒的房子。眼前見的無非死囚重犯。語言嘈雜。面目兇頑。分明一班伏魔鬼怪。耳中間的。不過是腳镣手拷鐵鍊之聲。到了晚間。提鈴唱號。碎拆鳴鑼。喝鬼歌兒。何等淒慘。他本是豪邁之人。見了這般景象。也未免觀物傷情。恨不得腦下頂刺生。出兩個翅膀。飛出獄中。又恨不得拔把板斧。劈開獄門。連眾犯也都放走。一轉念着受辱先靈。毛髮倒豎。恨道我盧柟做了一世好漢。却送在這個惡賊手裡。如今陷我此間。怎能勾出頭日子。縱然掙得出去。亦有何顏見人。要這性命何用。不如尋个自盡。倒也乾淨。又想想不可。昔日成湯文王。有夏台羑里之囚。孫臏馬遷。有荆足腐刑之辱。這幾個都是聖賢。高志辱待時。我盧柟豈可短見。却又想道我盧柟相知滿天下。身列縉紳者。也不比難道急難中。就坐觀成敗。還是他們不曉得我愛此奇冤。須索寫書去通知。叫他們到上司處挽回。遂寫若干書啟。差家人分頭投遞。那些相知之人。也有現任。也有林下。見了書札。無不駭然。也有直達注知縣。要他寬罪的。也有托上司開招的。那些上司官。一來也曉得盧柟是當今才子。有心開釋。都把招詳駁下。縣裡回書中。又畫个頭。且教盧柟家屬前去告狀。轉批別衙門開招出罪。盧柟得了此信。心中暗喜。即叫家人往各衙門訴冤。果然都批發本府理刑勘問。理刑官已先有人致意。本縣書札比別處更多。注知縣凡日間連接數十封書札。都是盧柟求解的。正在躊躇。忽見各上司招詳。又多駁轉。過了幾日。理刑廳又行牌到縣。吊卷提人。已明知上司有開招救他之意。心下老大驚懼。暗想這廝神通廣大。身子坐在獄中。怎公各處關節。已自佈置到了。如此查漏脫出去。如何饒得我過。一不做二不休。若不斬草除根。必有後患。當晚差諱遺下獄。叫獄卒蔡賢。將盧柟投了病狀。今夜拿到隱僻之處。結果他性命。可憐滿腹文章。到此竟沉獄底。正是

話分兩頭。却說濟縣有个巡捕縣丞姓管名紳。貢士出身。任事經略。用法平恕。見汪知縣將盧柎屈陷大礙。十分不平。只因官卑職小。不好開口。每下獄查照。便與盧柎談論。兩下遂成相知。那晚却好也進監廨。視不見了盧柎。問眾獄卒時。都不肯說。慳動性子。一片聲鳴打。方纔低低說太爺差譚令史來討氣絕。已拿向後邊去了。董縣丞大怒道。太爺乃一縣父母。那有此事。必是你們這些奴才。索詐不遂。故此害了性命。快引我去看來。眾獄卒不敢違逆。直引後邊一條夾巷中。劈面撞着譚差。喚叫拿住。上前觀看。只見盧柎仰臥地上。鞭打得遍身青紫。手足盡皆綁縛。面上壓个土囊。董縣丞叫左右掀起土囊。高聲叫喚。也是盧柎命不該絕。漸漸甦醒。與他解去繩索。扶至房中。尋些熱湯吃了。方能說話。乃將譚差指彈蔡賢打罵。謀害情由說出。董縣丞安慰一番。叫人服事他。睡下。然後帶譚差二人。到了廳上。思想這事。雖出自縣主之意。料今敗露。也不敢承認。欲要掩門諱過。又想他是縣主心腹。只道我不存體面。反為不美。單喚過蔡賢。要他招承與譚差索詐不遂。同謀盧柎性命。那蔡賢初時。只推縣主所遣。不肯招承。董縣丞大怒。喝道。突起來。那眾獄卒因蔡賢昨日隨縣主來查監。打了板子。心中懷恨。拿過一副極短極緊的夾棍。擗會上去。就喊叫起來。連柎願招。董縣丞即便叫住了。眾獄卒懷有前日的毒氣。只做不聽見。倒很命收緊。夾得蔡賢叫爺叫娘。連祖宗七八代盡叫出來。董縣丞近聲喝住。方纔放了。把蔡賢叫他親供。蔡賢只得依着董縣丞說話。供招。董縣丞將來袖過。分付獄卒。此二人不許擅自釋放。待我見過太爺。然後來取起身。出獄回衙。連便備了文書。次早汪知縣陞堂。便去親過。汪知縣因不見譚差回覆。正在疑難。忽又見董縣丞來說這事。暗吃一驚。心中雖恨他冲破了。那又奈何他不得。看了文書。只管搖頭道。恐沒這事。董縣丞道。是晚生親見的。怎說沒有。堂尊若不信。二人對証便了。那譚差猶可起。這蔡賢最是無禮。連堂尊也



運污濁若不究治何以懲戒後人。汪知縣被他道着心裏滿面道：知生拍傳揚出去壞了名聲。只得把蘇賢關徒發遣。自此陳洪督縣丞。尋兩件風流事。遂參與上司。罷官而去。此是後話不提。且說汪知縣因此謀不遂。真揭呈送各上司。又差人往京中傳達要緊之人。大抵說盧柟恃富橫行鄉黨。結交勢利。打死平人。抗違問官。害謀關節。有圖脫罪。把情節做得十分利害。無非要張揚其業。使人不敢捉拿。又斗諱道。將金氏出名。連夜刻起冤單。偏處招帖。布置停當。然後備文起解到府。那推官原是沒担当。情法之輩。見了知縣揭帖。并金氏冤單。果然怕惹是非。不敢開招。照舊申報上司。大凡刑獄經過。理刑問結。別官就不敢改動。盧柟指望這番脫離牢獄。誰道反坐實了一重死罪。依舊發下濟縣獄中監禁。還指望知縣去任。再圖昭雪。那知汪知縣因扳翻了个有名富家。京中多道他有風力。到得个美名。行取入京。升為給事之職。他已居當道。盧柟雖有通天攝地的神通。也沒人敢翻他招案。有一巡按御史。慕其寬裕。開招釋罪。汪知縣知道。投意與同科。刻他一本。說他得了賄賂。賣放重囚。罷官回去。着將縣原拿盧柟下獄。因此後來上司。雖知其冤。誰肯捨了自己官職。出他的罪名。光陰迅速。盧柟在獄。不覺又是三年有餘。經了兩個縣官。那時金氏紐文。雖都病故。汪給事却陞了京堂之職。威風正盛。也做不出獄指望。不道灾禍之星將退。那年又選一个新知縣到任。這因只官人來有分教。

此是重信方殿照

今朝甘露不成霜

却說濟縣新任知縣。姓陸名光。祖乃浙江嘉興府平湖縣人氏。那官人胸藏錦繡。腹滿珠璣。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安民之術。出京時。汪公曾把盧柟事相曉。心下却有些疑惑。想道：他雖是今已年久。與他還有甚相干。詳詳教諭。其中必有緣故。到任之後。訪問邑中鄉紳。都為盧柟細叙其得罪之由。陸公還恐盧柟是个富家。夾中捉回的。未敢全信。又四下暗暗採訪。所說皆同。乃道：既為民上。豈可以私怨羅織。陷入大

辭欲要申上到上司。與他昭雪。又想道。若先申上司。必先行香賂。便不能決。裁了。不如先開釋了。然後申報。遂將此案卷出來。細細查看。前後昭由。並無一毫空隙。反復看了幾次。又想道。此事不得虛。若如何結案。乃由百金為信賞錢。立限着捕獲。要拿虛才。不一月。忽然獲到。虛才料不能脫。不打自招。據實批云。

審得鈕成以領公食銀子於盧柟。為虛才扣債。以致爭鬥。則鈕成為盧氏之僱工人也。明矣。僱工人死。無家翁宿命之理。况放債者才。斫打者亦才。釋才坐柟。律何稱焉。才道不到官。累及家翁。死有餘辜。擬抵不枉。盧柟久陷于獄。亦一時之冤也。相應釋放云云。

當日監中取出盧柟。當堂打開枷鎖。釋放回家。合衙門人。無不驚駭。就是盧柟也。出自意外。甚以為異。陸公備自申文。把盧柟起釐根由。并受枉始末。一一說明。親至府中。謁見按院。呈遞按院看了申文。道。他擅行開釋。必有私弊。况關得盧柟家中甚富。暗令獨不避嫌。予陸公道。知縣但知奉法。不知避嫌。但知問其枉不枉。不知問其富不富。若是不枉。夷齊亦無生理。若是枉。陶朱亦無死法。按院見說得詞正理直。更不再問。乃道。昔張公為廷尉。獄無冤民。賢令近之矣。敢不領教。陸公辭謝而出。不提。且說盧柟回至家中。合門慶幸。親友盡來相賀。過了數日。盧柟差人打聽。陸公已是回縣。要去作謝。他却棄位而行。穿了青衣小帽。娘子道。受了陸公這般大恩大德。須備些禮物。多謝他。便好。盧柟道。我看陸公所為。是個有胆量的豪傑。不比那齷齪貪利的小輩。若送禮去。反輕慢了他。娘子道。怎見得反為輕棄。盧柟道。我沉寃十餘載。上官皆避嫌。不肯見原。陸公初蒞此地。即行知枉。須然開釋。此非有十二分才智。十二分胆量。安能如此。今若以私報之。正所謂故人知我。我不知故人也。如何使得。即輕身而往。陸公因他是个才子。不但不輕慢。倒請到後堂。相見。盧柟見了陸公。長揖不拜。陸公暗以為奇。也還了一禮。遂叫左右看坐。門子就拉把

椅子。放在傍邊。看官你道。有這樣奇事。那盧柎乃久滯的罪人。虧陸公救拔出來。此是再生恩人。就磕穿頭。也是該的。他却去拜不拜。若論別官府。見如此無禮。心下定然不樂了。那陸公毫不介意。反又命坐。可見他度量寬洪。好賢極矣。誰想盧柎見教他傍坐。倒不說起來。說道老父母。只有死罪的盧柎。沒有傍坐的盧柎。陸公聞言。即走下來。重新叙禮。說道是學生得罪了。即邀他上坐。兩人談論古今。心中十分契合。只恨相見之晚了。遂為至友。有詩為証。

昔聞長揖大將軍

今見盧生抗陸君

夕釋折陽朝上坐

果然意氣薄青雲

話分兩頭。却說汪公聞得陸公釋了盧柎。心中大怒。又托心腹按院。刻上一本。按院也將汪公為縣令時。挾怨誣人。細細始末。作辦一本。倒下聖旨。將汪公罷官回去。按院照舊供職。陸公安然無事。那時譚遵已着家在家。專一挑書詞狀。陸公原訪得實。參了上司。拿下獄中。問邊遠充軍。盧柎自謂餘生。從此絕意仕進。益於放詩酒。家事漸漸淪落。絕不為意。再說陸公在任。分文不取。愛民如子。說又發好摘德。剔清利弊。奸宄揖伏。盜賊屏迹。合縣遂有神明之稱。聲名振于天下。只因不附權要。止遷南京禮部主事。離任之日。士民舉鞭卧轎。泣聲盈道。送至百里之外。那盧柎直送五百餘里。兩人依依不捨。較數而別。後來陸公累官至南京吏部尚書。盧柎家已赤貧。乃南遊白下。依陸公為主。陸公待為上賓。每日供給酒資一千。縱其遊玩山水。所到處必有題咏。都中傳誦。一日遊象山李學士祠。忽遇一赤脚道人。風致飄然。盧柎邀至同飲。道人出葫蘆中。玉液以酌。盧柎枓飲之。甘美異常。問道此酒出于何處。道人答道。此酒乃貧道所自造也。貧道結居于廬山五老峯下。居士若能同遊。常恐君斟酌耳。盧柎道。既有美酒。何憚相從。即刻于李學士祠中。作書寄謝陸公。不携行李。隨着那赤脚道人而去。陸公見書。嘆道。儻然而來。儻然而去。以乾坤為逆旅。以七尺為浮沉。真狂士也。屢遣人於廬山五老峯下訪之。不獲。後十年。陸公致政歸故里。朝廷遣官

存問。陸公使其次子往京謝恩。從人見之于京。都寄問陸公安否。或云過仙成道矣。後人有詩贊云。

命塞英雄不自由

獨將詩酒傲公侯

一絲不掛飄然去

贏得高名萬古留

後人又有一詩贊戒文人。莫學盧公。以傲致禍。詩曰。

酒癖詩狂傲骨兼

勸人休踏盧公屐

高人每得俗人嫌

凡事還須學謹嚴

第十六回

李汧公窮鄉遇俠客

話說唐玄宗天寶年間。長安有一士人。姓房名德。生得方面偉軀。年三十。家貧落魄。深家且。無奈何。織度日。時過深秋。天氣稍破衣殘。難以出門。知道深家餘布二疋。欲討出做件衣服。誰知老婆器量最狹。心又悍毒。趁秋不與房德。欲要廝鬧。又恐隣人聽見恥笑。只得忍氣吞聲。走出門去。指望尋個相識告借。誰知走了半日。一無所遇。偏又下起雨來。冒雨奔至雲華禪寺躲避。走入山門。見已先有個長大漢子。坐在左廊檻上。殿中一個老僧誦經。房德便走向右廊檻上。忽見牆上書着一隻金烏。毛翅足尾俱有。獨少鳥頭。因想道。嘗聞人說畫鳥先畫頭。這畫法怎與人不。我何不與他畫完。即往殿中與和尚借來筆墨。走出將鳥頭畫出。剛剛畫完。左廊那漢子過來。向房德笑。笑可拘道。請移一步說話。房德將筆墨遞了和尚。隨那漢子辭了寺門。走到樂游園旁邊。那漢子向一小角門上。連叫幾下。有人出來開門。見了房德。亦甚歡喜。三人走出房內。仍把門關上。房德進內有時。荆榛滿目。衰草滿天。乃是個敗落花園。到了个亭子下邊。又走下十四五個長大漢子。見房德走來。盡皆大喜。迎至亭中。相見已畢。坐下問道。秀才尊姓。房德道。小生姓房。不知列位有何話說。起初那一漢子道。定不相識。我眾兄弟。乃江湖上豪傑。專做沒本錢的生意。只是俱為一勇之夫。前日几乎弄出事來。方與那寺僧上畫不完的金烏。乃是眾兄弟對天禱告。設下的誓願。取羽翼俱全。單少頭目的意思。若合該興隆。天遣个英雄好漢。補足這鳥頭。使請來為頭目。且

喜天隨人願。今日遇着秀才。這般魁偉異貌。一定智勇俱全。正是其命塞王了。眾兄弟任憑調度。任你終身快活。這對眾人道。快去宰殺牲口。祭拜天地。內中有三四个。向後面去了。房德暗討道。原來是一夥強盜。我輩窮困。如何做這樣事。便沉吟不語。有木從之意。眾人道。秀才意既不從。也不肯相強。只是來的去不的。不從的。便要送你性命。這却甚怪。都向眾中聽的。拔出刀來。嚇得房德魂不附體。只得願從。眾人大喜。把刀納入靴中。道。如今是一家了。當以長兄相稱。快拿衣服來。與大哥換了。說罷。進去換出錦衣。帽兒靴房德穿扮起來。眾人齊聲唱道。大哥這個人品。莫說做定盤寨主。就是皇帝也做的過。忙擺香案。拈出猪羊。當天排列。這房德共是十八个好漢。一齊跪下。拈香設誓。歃血為盟。祭過天地。又與房德八拜為交。各叙名姓。少頃擺上酒筵。請房德首坐。肥甘美酒。恣意飲啖。眾人輪杯把酒。大哥前大哥後。奉承得房德眉花眼笑。起初欲為。還在不為之間。到此时便死心塌地。做這格事了。飲至黃昏時候。眾人道。今日大哥初聚。何不就發个利市。還是到那家去好。房德道。京都富家無過是延平門。王元寶老兒為最。況住在城外。沒有官共巡邏。路途又便。前走走。列位以為何如。眾人喜道。這老兒我們在心口。大哥言及足見同心。即收去殘席。拿出硝磺器械之類。出了圍門。走了更餘。就到延平門下。且說王元寶乃京兆尹王鈇的族。元寶可敵國名。聞天下。玄宗亦嘗召見。三日前被小偷竊去財物。告知王鈇。責令縣中着人捕拿。又搭三十名健兒防護。不想房德這班人。晦氣。正撞着糊裡。大家明大執杖。砍門進院。那些防護健兒。並家人等眾。各執短棒。上前打倒數人。房德亦在其內。餘者盡力逃脫。一齊跳牆索縛。等至天明。解至京兆尹衙門。王鈇發到畿尉衙中推問。那畿尉姓李名勉。字立鄉。乃宗室之子。素性忠貞。存心慈祥。只為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為相。妒賢嫉能。壓在下僚。那日正值早衙。京兆發下十數个強盜。李勉親自看時。內中惟有房德人才非凡。心下就有矜憐之意。當下問了眾盜姓名。逐一鞫鞫。不待用刑。盡皆收服。又招出黨羽來。

李勉即差手下人前去捕解餘黨。問至房德。他舅舅令波道。小人自幼業債。原非盜黨。定出威逼使然。遂將畫鳥及入夥之事。一一詳訴。李勉便有意釋放他。因又想一夥同罪。獨救一人。公論難依。况又是上司所奏。如何回覆。除非如此。如此乃假意哄喝下去。分付上了枷鎖。禁於獄中。暗放獄卒王太進衙。原來王太因誤觸了本官。被証問成死罪。虧李勉審出開釋。王太感恩。凡有委託。無不盡力。因此喚他做押獄之奴。當下李勉分付道。強人中有个房德。我看他是个未過時的榮傑。你願个方便。跟他逃走罷。取个三兩銀子。交付王太。叫他轉交與房德做盤費。王太道。老爺分付。不敢有違。但必連累獄卒。却如何處。李勉道。你放他去罷。即引妻小躲在我衙中。將申文都做在你身上。眾人自然無事。你在我左右親隨。也強如為這賤儒。王太應允。將銀袖遞急急出衙。來到獄中。天已更餘。對小牢子道。新到囚犯。勿念聚于一處。惹出事來。小牢子依言。將眾人四散分開。各上囚床。人脚方定。王太遂將房德放起。開了枷鎖。把本官差意告訴。又將銀兩相贈。引至監門口。急忙開了獄門。放他出去。房德連夜逃走。心下思恐。當時惟有安祿山最為天子寵任。何不投之。遂取路直至范陽。恰遇故友嚴正。為范陽長史。引見祿山。祿山久存異志。專納叛亡。見房德人才出眾。遂留在部下。房德遂差人迎娶妻子。不提。且說王太只推家中當晚有事。分付眾牢子。好生照管。文明鎖鑰。出了獄門。到家收拾箱子。暗令妻子進了街中。到了次日。眾牢子見房德枷鎖撒在地下。發得面如土色。諸處受驚。全無房德形迹。又不知從何處逃走。只得來尋王太。叫他報官捕拿。及到王太家中。方知王太亦走了。回到獄中。大眾商議。都推在王太身上。徑去稟報。恰好李勉早堂理事。牢子上堂稟知。李勉伴驚道。向日只道王太太小心。不料這般大胆。敢賣放重犯。料他也走不甚遠。係在人進房德。一併捕拿。你們亦要留心訪察。復到者自有重賞。牢子叩頭而出。李勉備文報府。王銜以李勉疎虞防閑。奏聞天子。罷官為民。一面掛抄。取拿房德。王太太李勉即日納還官誥。收拾起身。將王太太藏于女奴

之。只因帶回家去。只官清廉。及至罷任。歸到鄉中。依然是个寒士。率僕躬耕而食。家居三年。有饋。愈加貧困。聞得故人顏景卿。新任寧山太守。遂往謁之。帶了王太。一路扶持。路過柏鄉縣。正行之間。只見一行頭哨開道。李勉知是官員到來。遂站在一旁。暫且迴避。那官員見是李勉。又有王太。看着牲口後蹄。連忙止住從人。跳下馬來。向前作揖道。尊行恩相至此。請到敝衙。少敘。李勉答道。既承雅意。當暫話片時。遂上馬並行。王太在後。不一時來到縣中。聽前下馬。請到後堂。將行李令王大搬入。喚兩個家人來伏侍。從人都。不許。心止留一個心腹人。陳顏。前去照管李勉的行李。又遲至後面書房。房德遂將勉讓入。搬了一把交椅。安放書房中。請李勉坐下。側身便拜。李勉忙扶住道。足下如何行此大禮。房德道。某乃待死重犯。得恩相救。又賜盤費。方有今日恩相。即某再生父母。豈可不拜。李勉只得受了兩拜。房德拜罷起身。又向王太禮謝。遂叮嚀道。切莫向人言。及昔年之事。王太道。這自然。不消分付。房德復身來拜。李勉獻茶已畢。房德道。請問恩相。今世何任。得過敝邑。李勉道。舍因釋放足下。被王鉞參。不能歸鄉里。家居無聊。今欲往常山訪故人顏景卿。路經于此。却遇足下。且已得了官職。甚慰鄙懷。房德道。恩相因某罷官。某今却食糧。惶愧無地。李勉道。古人為義氣尚。身家不惜。區區官職。又何足為道。但不知足下。因何得此。某邑房德道。某自脫獄。逃至范陽。遇故人引見安節使。收于幕下。某索優待。半年後。即使某在此作令。自愧無才。濫叨民社。遂求恩相指教。李勉道。做官亦沒甚難處。但要上不負朝廷。下不害百姓。遇着死生利害之際。縱有鼎腹存前。刀鋸在後。亦不移節。足下立定這個意見。即做宰相亦可。況縣令乎。房德道。恩相金石之言。某當終身佩服。相談少頃。那兩個家人。一名路信。一名文成。上前稟道。筵席已完。請爺入席。房德起身。讓李勉至後堂。席已擺完。從人獻過杯箸。房德安定席位。賓主坐下。開懷暢飲。王太另處致待。自不必說。飲至更餘。二人攜手同進書房。房德分付那路信。取過一副上好鋪蓋。親自施設鋪席。李勉拉住道。此僕

僕夫之事何勞足下自為。房德道：「某受恩相大恩，卽世世執鞭隨銜，亦不能報其萬一。今不過小盡其心，何勞之有？」舖設停當，又叫家人另放一榻在旁相陪。李勉見其言詞誠篤，愈加敬重。房德自從李勉來到，終日飲酒談論，也不理事，也不回堂。其事奉趙承，就如孝子事親一般。李勉見這樣殷勤，諸事俱廢，反覺過意不去。住了十餘日，作辭要行。房德留至再三，諒留不住，乃道：「恩相既堅執要去，明日容治一樽以盡竟日之歡。後日早行如何？」李勉應諾。房德遂喚路信，跟着回到私衙，要收拾禮物餽送。房德的老婆且內一見丈夫入內，便問道：「外面有何事？」久不進衙。房德道：「向年救命的大恩人李參尉在此盤桓了這幾日，他為我罷了官職，今往常山去訪顏太守。王太跟隨路經于此，這个大恩人，須得重重酬報。」且氏自來，却便道：「送二十疋絹果不虛。」房德哈哈大笑道：「你也看得尺絹太重了。卽獄長王太也不了了百疋。至李恩公，至少也得千疋。且氏聽得，要送這般厚禮，便起不良之念，乃道：「你枉做個男子。這事並沒個決斷。自古有言：大恩不報，依我主意。今夜覷個方便，結果了他性命，豈不永絕後患？」房德大怒，喝道：「你這不賢婦，當初為與你討布做衣服不肯，以致走出，被強人引誘入夥，遭擒坐獄。若非恩公釋放，早死非命。安有今日？你今教我反害恩人，於心何忍？」且氏一見丈夫發怒，反陪笑道：「我是好話，怎倒發怒？若說得有理，你便聽，說得沒理，你便不聽。何濟如此？」房德道：「你且說有甚理？」且氏道：「你道那李勉自往常山，偶然遇見，是真，是假？房德道：「自然是真。」且氏道：「你如何就信以為真？且不論他別件，只帶着王太同行，便見其來意。房德道：「王太同行，便怎麼？」且氏道：「你也忒不曉事。李勉與顏太守或是相識去訪，王太乃一獄卒，難道也與顏太守有舊相訪麼？」却跟着同行，明明是來尋你。房德原來是個沒主意的人，聽來這話，沉吟不語。且氏又道：「搵來這恩，是報不得。」房德道：「如何報不得？」且氏道：「今若報得薄了，他一時翻過臉來，將舊事和盤托出，性命登時就送。若報得厚了，他必常來取索。如照舊餽送，自不必說。稍不滿欲，依然搵出舊案。」且李勉



與顏太守既是好友。倘到彼一一告知前事。聞得這顏老兒。最是古怪。你今又是他屬下。倘被他攔搆出去。不但不能做官。只怕仍以越獄強盜拿去。悔之晚矣。不如先下手。將他害了。還可免得顏太守這頭出醜。房德初時。原怕王太走漏消息。如今貝氏說出許多利害。正投所忌。遂把報恩的念頭。撇在東洋大海。反商量謀害貝氏道。天色尚早。再停一會。出衙將他主僕灌醉。到夜靜無人。羞心腹人。將二人刺死。然後把書房放火燒了。明日尋出殘屍。假哭一番。依棺成殮。眾人只聽是火燒死。我自此便安享富貴了。房德遂稱道。此計大妙。自古道。

隔牆還有耳

窗外豈無人

房德夫婦在房中說話。不想家人路信在門壁以外。恰來聽得十分仔細。驚道。原來我主人曾做個強盜。虧這官人救他性命。今反恩將仇報。天理何在。常言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我今救了他主僕。也是一點陰德。又想到。我放他走了。料想不肯饒我。不如也走罷。跟此無良之人。何益。遂取些銀兩衣物。暗出私衙。一徑奔到書房。看見文成在房打盹。來到李勉面前。見他展玩書籍。王太在旁伺候。忙上前低聲道。相公你的禍事到了。還不快走。遂將隔壁聽聞。一一說明。李勉聽了。驚得渾身汗戰。急急稱謝道。若非恩人仗義救我。我主僕二人性命休矣。但我去了。連累于你。我心何安。路信道。實不相瞞。小人賣身到此。又無妻室。捨此家私。情願隨相公同往常山。李勉道。如此更妙。但馬匹俱在後槽。却如何處。路信道。等小人哄他帶來。急出書房。看不見文成。四下尋我。却又不見。路信只當被他聽得。房德忙回來向李勉道。相公不好了。想被文成聽鬼去報主人。快走罷。等不得馬匹。李勉聽得嚇的話。也答應不出。棄下行李。同路信王太。奔命踏踏。走至衙門以外。幸遇令尉出入的坐馬二匹。拴在廊下。路信心生一計。對馬夫道。李相公往西門會客。借你馬匹一用。當時即回。也不用的跟隨。馬夫見是縣主賓客。衙內大規。怎敢不依。路信遂叫李勉王太上馬。自己隨後出了衙門。加鞭策馬。路信捨命奔赴。來至西門。遠遠望見一匹馬進城。路

信近前一看認的是本衙陳願便道李相公要去會客命我跟隨便開難走借馬一騎陳願連聲答應將牲口遞過路信也上了馬奔出城去三人望常山飛行不表且說文成原是去烹茶及至轉來捧進書房不見李勉走進書房一看正撞着家主房德走來要安排行事一見文成問道可見路信么文成道未見想是隨李相公出外開走去了房德正自驚疑見陳願前來當道方才在西門上遇見路信跟隨李相公拜客連小人的牲口都借去三人飛跑如雲正不知有甚緊急事房德聽罷料是路信走漏消息暗地吐苦也不再問回入私衙與老婆說知慌得手足無措埋怨道不見他怎樣都是你說長道短弄出事來負氏道不要恁一不做二不休他雖去了料也不遠喚幾個心腹人追去假扮作強盜一齊殺了豈不干淨房德喚陳願進衙在後堂與他計較陳願道這事了不得小人到有一計不消勞師動眾管叫他一個也走不脫房德歡喜道你有何妙策陳願道小人問月前來一異人青巾錦袍從者數人也不做甚生意每日出外酣醉而歸小人見他跡形詭異暗問那從者都不肯說有一人悄悄對我定說那人是个劍俠能飛到取人之頭且又能飛行頃刻百里此人極有義氣他到長安代人報仇白晝殺人暗踪于此老爺何不備些禮物前去求他只說李勉陷害求他報仇若得應允便可了事且氏在房後聽得此道此計大妙快去求他房德遂備了三百金重禮易了衣服文成相隨暗暗來到陳願家中等了一回只見那人又酣醉而歸陳願報知房德一齊到了門首叩了兩下那人開門陳願低聲道本縣知縣皮誠拜謁那人知得讓進中庭房德即倒身下拜道不知義士駕到敝邑有失迎迓今日幸得識荆深慰生平隨叫陳願文成將禮物獻上說這些小禮物待獻義士為杯酒之資望乞哂然那人道足下辱身匹夫又賜重禮却是為何房德假意哭拜於地道聞義士素抱正氣專一除殘去暴有古刑斬之風特來拜求說罷又哭了一會做出一段假情反說李勉昔年誣捕為盜若刑拷打陷于獄中暗囑獄卒王太謀害幸被人知覺不至

十元。復遇新官審出釋放得官此邑。今又與王太同來挾制索詐千金。意猶未足。又串通家奴行刺事。家  
連家奴帶去。奔往常山。要唆顏太守擺佈遺害。這一番的話。裝點得十分利害。那人聽了大怒道。足下受  
此奇冤。咱家豈容坐視。且請回縣。待俺家往常山一路尋我。此賊為足下報仇。夜半到衙中覆命。房德道。  
多家義士高情。某當煮燭以待。話猶未了。飄然而去。須臾不見。房德守連聲稱替。權將禮物收回。俟他覆  
命時。再送李勉三人。出得城門。走了二更天氣。就行了六十多里。就是井陘縣地方。走的人困馬乏。方到  
一村鎮。見得一個旅店。眾人一齊下馬。叩門入店。將馬繫在槽內。店主點燈引入房中。李勉坐下。氣尚喘  
吁。王太心下少安。連聲嘆息。負心之賊。店主見他三人三騎。深夜投宿。又無行李。心中疑是歹人。人聽得  
哩黑。走來盤問。李勉心中氣恨。正沒處發洩。見店主來問。答道。頭甚長。請坐。待我細講。乃將房德為盜  
犯罪。悔他才貌。暗與王太釋放。被奉罷官。及客遊徧遇。留回厚款。今日午後回衙。聽老婆言詞。設計殺害。  
衙路信報知逃脫。一一訴明。店主不勝嘆息。路信分付去收拾酒飯。店主答應出去。只見廝瓜下鑽出一  
个大漢。渾身結凍。手持匕首。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嚇得李勉三人一齊跪下。口稱壯士救命。那人一把扶  
起李勉道。不必慌忙。咱乃義士。一生為報不平。要殺盡天下負心之人。適來房德假掩虛情。反說公誣陷  
謀害。求咱行刺。方纔聽得公向店主說出前情。方知這賊負義忘恩。不然險些兒誤殺長者。李勉連忙拜  
謝道。多蒙義士活命之恩。那人拉住道。莫謝。咱暫去便來。即出門去。襟身上房德。忽然不見。主僕都驚得吐  
舌。不敢睡卧。再說房德的老婆。見丈夫回來。大事已就。禮物原封不動。滿心歡喜。連忙備酒席擺在中堂。  
夫妻秉燭以待。德願留在衙中。候至二更。忽見那義士到來。房德且驚且喜。向前迎接。那義士全不謙讓。  
氣忿忿的走入席中。居中坐下。房德方欲做口。只見那義士越的掣出匕首。指着罵道。你這負心賊子。李  
鐵尉乃救命大恩人。不思報効。反將婦言謀害。又捏虛詞哄咱行刺。若非他道出真情。連咱也陷于不義。

新你這負心賊一萬乃方出我不平之氣。說罷頭已落地。員氏發得魂飛天外。那義士又指罵道：「你這狗  
婦不勸丈夫報恩。反教他傷害恩人。我先看你肺肝。是怎樣生的。即將員氏一脚踢翻。提起匕首。向胸腔  
一刀直刺到腹下。雙手撥開。提出心肝。血淋淋向燈下照着。只道這狗婦心肝與眾不同。原來也只如  
此。正生這般恨毒。遂撒過一邊。也割下首級。兩個頭都放在草堂之中。藏了匕首。走出中庭。喻瑞而去。李  
勉主僕等至五更。忽見一道金光。那義士飛入庭中。放入草堂。取兩個首級。這負心賊已被暗殺了。李勉  
驚喜。倒身下拜道：「足見高義千古所無。請示姓名。當當優報。以酬大德。」義士道：「我自來沒通過姓名。亦不  
要人酬報。暗先從床下而來。倘日後還竟以床下士呼之。說罷向懷中取出一包的藥。來用小指甲挑了  
少許。彈於兩頭斷處。須臾化為清水。舉手一拱。早已騰上房檐而去。李勉方纔放心。坐至天明。路信取出  
錢鈔。還了店主。又行了兩日。方到常山。徑入府中。拜謁故人。顏太守一見歡喜。遂留於衙中。見無行李。怪  
問其緣。李勉將前事說明。顏太守不勝駭異。且說陳顯文成。合幾个家奴。及義士去後。見縣主夫婦被殺。  
叫苦連天。即報知主簿縣尉。齊發來驗。細詢其情。陳顯只得把房德要害李勉。叫人行刺。始末說出。即通  
知城守十捉。點起兵役。各持器械。使陳顯作眼。來拿刺客。及打進院去。准有几間空房。並無一个人影。王  
簿與縣尉商議申文。一則為李勉是顏太守好友。從寬中報。恐有干碍。二則又為縣主簿德。乃將真情隱  
過。只說半夜被盜。越入私衙。殺死縣衙夫婦。兩下周全其事。一面買棺成殮。顏太守依擬申文上司。安祿  
山見了申文。知房德被殺。去了一個心腹。回文看令履。李勉聽了這個消息。恐怕連累到身上。遂別了  
顏太守。回籍故里。恰好王鈇犯事下獄。又被劾罷官。盡皆復用。李勉復起舊尉。不上半年。即升監察御史。  
一日在安街上行過。只見一人身衣黃衫。跨一白馬。一個胡奴跟隨。直撞前來。李勉舉目看時。認的是昔  
日床下義士。遂滾下馬。打恭道：「義士別來無恙。那人笑道：「虧大人還認得舊家。李勉道：「某日夜在心。安有

不識之理。請至殿衙少敘。表才道。異日賜識來拜。今日不敢從命。倘大人不棄。同到敝廬。一敘何如。李勉欣然相從。且馬而行。來至慶元坊。入一小角門內。過了九重門口。忽然頭出一所大宅。廳堂屋宇。高聳雲漢。奴婢成群。李勉暗暗點頭道。真是異人。請入中堂。重新見禮。分賓主坐下。少頃擺上筵席。畢。表才道。王侯二人飲酒中間。談論此古今英雄之事。至晚方散。次日李勉備了禮物。再來拜訪。止存一所空宅。不知搬向何處去了。嗟嘆而回。後李勉官至中書令。同平章事。封為沂國公王太。路信亦扶持做個小小官職。詩云

從來恩怨要分明

將怨酬恩最不平

安得剗仙床下士

人間偏取不平生

第十七回

蘇小妹三難新郎

話說四川眉山有一个博學名儒。姓蘇名洵。字明允。號老泉。當時人稱為老泉。所生二子。大蘇小蘇。大蘇名軾。字子瞻。別號東坡。小蘇名轍。字子由。別號穎濱。二子博古通今。經綸素裕。同科及第。名重朝廷。俱拜翰林院學士之職。又生一女。名小妹。聰明絕世。資性過人。十倍老泉。十分珍愛。使其讀書博學。不事女工。因此詩婢歌賦。無不道人。及長。成一十六歲。老泉立心。要擇個天下才子為配。急切難得。忽一日。宰相王荊公。着堂候官來請老泉。這王荊公諱安石。字介甫。未得第時。有大賢名。平時不洗面。不洗衣。老泉恐其不近人情。異日必為奸臣。曾作辯奸論以識之。荊公懷恨在心。後見二蘇連登制科。遂含怨修好。老泉亦因荊公為相。恐防二子進取之路。亦曲意相交。是日老泉赴荊公之召。二人對酌談論。此古今事情。荊公侃然誇他小兒玉雲讀書一遍。即能背誦。老泉帶笑答道。誰家兒子讀兩遍。不惟小兒如此。就是小女也。只一遍。荊公大笑道。如此說來。眉山秀氣。盡出公家。老泉自悔失言。連忙告別。荊公命童子取出一卷文字。遞與老泉道。此小兒意。諷相頹點定。蘇老泉納于袖中。唯唯而退。回家睡至酒醒。想道。介甫將兒子

密謀求我點名。必有求親之意。這頭親事。非吾所願。却又無計推辭。沉吟到曉。梳洗已畢。取出玉雲所作  
細看。真乃篇篇錦繡。字字珠璣。又不覺動了愛才之念。被觀女兒嫁分如何。遂將文卷。隱下姓名。分付了  
環道。這卷文字。是亦少年名字所呈。求我點定。我不得開。送與小姐。抗問。問完了。連來回話。了環將文字  
呈上小姐。便道。大老爺分付之話。小姐滴露研珠。從頭批點。須臾看完。嘆道。此必聰明才子所作。但秀氣  
泄盡。學而不實。恐非長久之器。遂於卷面上批云。

新奇淫麗。是其所長。含蓄雅潔。是其所短。以之取藝科。則有餘。與天年則不足。

後來玉雲十九歲中了狀元。未幾夫亡。可見小姐知人之明。這是後話。且說小姐批完。叫了環約還父親。  
老果一見大驚。道。這批語如何。叫余再見得。只得將卷面換過。另加好批。方纔換完。恰好官堂候來。取老  
果交付收訖。堂候官道。相府奉小姐才華。願結秦晉。老果道。相府請親。老夫豈敢不從。只是小女貌醜。不  
足以當金屋之嬌。但對開自知。並非老夫推托。堂候官回覆荆公。荆公見卷面換了。已有三分不悅。又聞  
得蘇東坡常與小姐互相嘲戲。

東坡一嘴韻子。小姐啣云。

口角幾同無見面。

怒聞毛裡有聲傳。

小姐頭角凸起。東坡啣云。

木出庭前三五步。

顏頭先到畫堂前。

小姐又嘲東坡下頰長云。

去年一點相思淚。

至今流不到腮邊。

東坡因小姐雙眼微凹。復答云。

幾回拭眼淚難到。

流却汪汪兩道泉。

荆公聞此。以小姐容貌平常。遂將姻事不提。他人聽得相府姻事未就。養而求者甚多。老果却叫呈上  
文字。遂與小姐自開。因有一本文字。卷面寫着秦觀。小姐批四句云。

今日聰明秀才。

他年風流學士。

可惜二蘇同時。

不然橫行一世。

老泉看了。已知女兒選中此人。吩咐門上。秦觀秀才來時。快請相見。誰知那秦觀字少游。他是揚州府高郵人。腹滿萬言。眼空一世。今雖銜玉求售。却怕損了自己名夫。不肯隨眾人向前討信。老泉見秦觀不到。反使人到他寓相請。少游心中暗喜。又想道。小妹才名得諸傳聞。未曾面識。且又聞他顴角凸出。眼睛凹進。不知是怎樣醜陋。必親見一面。方可放心。東岳廟燒香。秦少游到了那日。早起梳洗。打扮個遊方道人。項掛素珠。手拋鉢盂。來到東岳廟中。便幸了片時。蘇小妹輪子已到。歇于左廊之下。小妹出輪上視。少遊已看見了。雖不妖怪。美麗却也清雅幽閒。全無俗韻。但不知才情如何。待他燒香已畢。少游俯左廊而上。在殿左相遞。少遊打個問訊云。小姐有福有壽。願發慈悲。

小姐應聲答云。道人何德何能。敢求苑布。

少游又問訊云。願小姐身如葯樹。百病不生。

小姐走着答道。隨道人口吐蓮花。半支無捨。

少游直跟到輪前。又問訊云。小娘子一天歡喜。如何撒手空山。

小姐隨口又答道。願道人恁他貧病。那得隨身金穴。

小妹一頭話一頭上輪。少游轉身自由道。風道人得對小娘子千萬之喜。跟隨的老院子。聽得怪那道人放埒。方收回身。尋問。只見廊下一個俊童。對那道人叫道。相公。這裡來更衣罷。那道人便先走去。老院子上前。低聲問那童子道。這是那位相公。童子道。是高郵秦少游相公。老院子便不言語。回家時與老妻說知。因此內外皆知了。小妹方曉得那化緣道人。是秦少游假裝的。付之一笑。不越。且說秦少游。見小妹不醜。老妻應答如流。其才可知。遂親往蘇家求親。老泉應允。少游擇吉納采下聘。此是二月初旬。少遊急欲完婚。小妹看定他文字。必然中選。試期日近。必娶家前。好方進洞房花燭。遂向老泉稟明。限期。少游只

得應允。及到三月初三。禮部大試之期。秦觀蹙然一舉成名。中了制科。來拜夫人。遂釀明完婚之事。兼未  
就在蘇府花燭。夫妻交道。今日掛榜。便是上吉之日。今晚便在舍下成親。何如。少遊暗喜。是夜月明如畫。  
二人雙雙拜堂。成就了百年姻眷。少遊在前廳筵宴已畢。方欲進房門。紫閣只見庭中已擺着一張小桌。  
桌上排列文房四寶。三個封地。三個盞地。一个是玉盞。一个是銀盞。一个是瓦盞。青衣立於房門傍。  
少遊道。傳話小姐。就說新郎已到。何不開門了。埋道。奉小姐之命。有三个題目在此。三試俱中。方准入房。  
這三個紙封。便是題目在內。少遊指着三個盞道。這又是什麼意思。了埋道。玉盞是盛酒的。銀盞是盛茶  
的。瓦盞是盛水的。三試俱中。用玉盞飲美酒三杯。請進香房。兩試中了一試不中。銀盞內清茶酥湯。直待  
明日再試。一試中了一試不中。瓦盞內飲口淡水。器在外廂讀書三月。少遊笑道。我曹應過制科。肯然萬  
選。莫說三個題目。就是三百个我何惧哉。了埋道。俺小姐不比尋常。有試官之才也。虛應故事而已。他的  
題目極難哩。第一題是詩句一首。要新郎也做一首。要恰了出題之意。方為中式。第二題是四句詩。藏着  
四個古人名。猜得一個也不差。方為中式。第三題就容易了。正做個七字對地。說罷取第一個紙封。遞過  
道。請新郎自看。折看是花箋一幅。上寫四句詩道。

銅鐵投洪冶

螺蚌上粉牆

陰陽無二理

天地我中央

少遊想道。這个題目別人定猜不着。

寫詩一首于題後云。

化工何意把春催

綠到名園花自開

道自東風原有主

人人不敢上花台

了埋見詩已完。將花箋從窓隙之中塞進。高軒道。新郎交卷。第一場完了。小妹看詩。每句首一字。合之乃  
化蝶道人四字。小妹微微而笑。少遊又開了一福花箋。上寫道。



淫奔勝祖有旌為

蔡燈偷光夜讀書

燈線路中當憶母

老翁終日倚門閑

少游看罷即時注明。首句「掩檻」二句孔明三句于思。四句「太公望」一環也。從窓隙中遞進。少游想道。眼着兩個題目。難不住我。第三題是個對題。不足為難。道又折開上寫云。閉門推出窓前月。

初看時覺甚容易。這得出得個巧。若對得平常。不見本事。左思右想。不得其對。東坡此曾尚未嘗曉。且來打聽妹夫消息。望見少游在庾中。少來少去。口中吟咏。閉門推出窓前月。七字作推窓之勢。東坡想道。此必各妹以此對難之。少游為此所困矣。思欲代對。思見少游步了一回。偶然倚缸看水。東坡一赴觸動靈機。咳嗽一聲。就地拾一小石子。投向水中。那水為石所敲。躍起數點。扑在少游面上。水中天光月影。紛紛清亂。少游當下曉悟了。遂投筆而對云。

投石沖開水底天

「理」字了第三場的試卷。只聽得呀的一聲。房門大開。房內又走出個侍女。手持銀盃。將美酒酌在玉盞之內。獻上新郎。口稱才子。請滿飲三杯。權當花紅賞錢。少游此時意氣揚揚。連飲三杯。了環擁入香房。這一夜才子佳人。好不稱意。後來少游以才名被徵。為翰林院學士。與二蘇同官。即用三人並居史館。宮中宣仁太后亦聞蘇小妹之才。每每遣內官賜以絹帛。或飲饌之類。命他題吟。每得一篇。內官無不傳誦。贊揚京都。其後蘇小妹先少游而卒。少游心中思念不止。並不再娶。有詩為証。

文章自古說三蘇

小妹聰明勝丈夫

三蘇新郎爭異事

一門秀氣世間無

第十八回

劉元善雙生貴子

話說宋真宗時。西京洛陽縣。有一官人。姓劉名私敬。字元善。曾任過青州刺史。六十歲上。苦老還鄉。總娶夫人王氏。年尚未滿四十。廣有家財。並無子女。一切田園典舖。俱托王文用管理。自己廣行善事。仗義疏

財四方無不聞知。時過清明節序，劉元善分付王文用備了禮物祭品，同夫人各乘小轎，仆從跟隨，往先塋祭掃。到了坟上，灌地已畢，夫人先回，自己留一家僕相隨，閑行散步。過一全真先生，手執招牌，上寫風鑑相法，無不通神。元善見是相士，正要卜問子嗣，請至家中，待過茶飯，元善端坐，求先生相。先生相了一回，道：「觀君氣色，不但無子，壽亦在旦夕矣。」元善道：「學生年近古稀，死亦非天，但我自念生平濟危扶弱，天心自久，不知有何罪孽，遂至終絕。」先生微笑道：「使君差矣。自古道：富者怨之，貧者怨之，使君廣有家私，宗祀豈能一一料理，彼任事者，只顧肥家，不存公道，以致小民愁怨，使君縱然行善，只好功過相酬耳。恐不能獲福也。自此宜惠及貧寒，並廣仁慈，多福多壽多男，持身易易耳。」說罷，起身作別，不受謝金而去。元善知是異人，深信其言，隨將家管事，一一申飭。又暗自查訪，前娶蓋去，蓋修善事不提，且說汗染有介舉人，姓李名遜，字玄謀，年三十六歲，夫人張氏生一子，名秀青，小字春郎，年方一七。本西粵人，因家貧路遠，不便赴試，遂學妻子，習過京師，却喜中了新科進士，除授錢塘縣尹。擇吉一同到了任所，那知貧僕命薄，到任月餘，得病不起。醫治罔效，看至死，李克讓病中想道：「我無依無靠，無家可舍，撇下孤兒寡婦，如何得了。」又聞洛陽劉元善仗義疎財，不論認識不認識，但以情相扯，無有不應。此人料可托妻寄子，想罷，便叫夫人扶起坐下，又叫兒子取過文房四寶，正待舉筆，心下躊躇道：「我與他素無交情，難叙寒溫，這書怎寫？」遂把妻子都遣開了，將空紙重重封固，上寫「李春郎書」，呈洛陽恩兄劉元善親拆，寫完遞與夫人道：「我有個八拜為交的故人，乃青州刺史劉元善，今告退已回本貫洛陽。此人義氣干霄，汝母子將我書去投他，料無推拒，倘蒙收留，你必須教子成名，補我未建之志。汝已有遺腹兩月，倘得生子，仍使讀書。若生一女，將來許配良人，我雖死也瞑目。」又吩咐春郎道：「汝當守刻伯父如父，事劉伯母如母，又當孝敬母親，勵精學業，以圖榮顯。我死猶生，兩人要淚盡，又吩咐道：「我死之後，權寄棺于海邱寺中，俟見過劉伯父，除

團埋矣。以得入土可也。不須重回西夢。說罷大叫一聲。倒在床上。已是叫喚不醒。張氏奉此。哭得死而復生。苦無錢財。還虧同僚相助。買具棺木成殮。停了几日。即寄柩浮邱寺中。張氏母子無念。只得收拾行李。帶了遺業。投奔洛陽縣。來元普正在書房。閱觀古典。門上人報道。外有母子二人。前來拜謁。元普吩咐請進。母子趨至跟前。行禮已畢。元普不識。正自心疑。欲問春郎。即將姓名籍貫。及父除授錢塘縣尹。一命身亡。臨終說有洛陽劉伯父。是幼年八拜至交。遞命以書來救。一一訴明。將書呈上。元普看了。封發好生詫異。及拆封看時。却是一張淨紙。沉吟不語。想了一回。猛然悟道。必是這個緣故。我今不要說明。遂收過書道。李氏是我八拜至交。指望再得相會。誰知已作古人。可憐可憐。令你母子就在此居住便了。即請出王夫人來。說明來歷。將張氏夫人讓至後廳。認為姑嫂。春郎以子侄自當。下設筵相待。酒間即說起李君靈柩。在任所寺中。元普一力應承殮葬之事。王夫人又與張氏細談。方知他有遺腹。酒散後。送他母子兩樓居住。又撥几个奴僕服侍。自此營衣食。母子二人感戴不盡。過了幾日。元普聞張氏性情溫和。見春郎才學敏捷。愈加敬重。遂命春郎日夜勤讀。人一面發人往錢塘扶柩。元普一日與王夫人閑坐。忽嘆息道。我觀春郎儀容志氣。後必大成。若得這般一個兒子。真可死而無恨。夫人道。我屢勸相公娶妻。只是不允。如今定為相公覓一側室。營取宜。元普道。夫人之言差矣。我雖違奉。你尚中年。若天不絕我劉門。難道你不能生育。若命中該絕。縱有姪孫盈前。也是無益。說罷自出去了。夫人見他。只是如此言誨。遂不與高談。立个主意。要私與丈夫娶妻。恰值王文用有別事進京。夫人把百金密囑於他。用一常來住的薛婆。前去尋訪。不提。且說開封府祥符縣。有一進士。姓裴名晉。字安卿。年登五十。夫人鄭氏亡故。止生一女。名蘭孫。年方二八。儀容絕世。裴君做縣官几年。說性氣揚刺。立心要做好官。擇吉赴任。帶領女兒不數日到了襄陽。蒞任半年。真乃物阜民安。詞清訟簡。時至六月。天安鄉與女兒用過午飯。暮暮難當。

安卿命汲井水解渴。汲到飲了兩盞。然後叫女兒亦飲。蘭孫飲了數口。說爹爹這樣淡。水怎生吃下許多。安卿道。休說這般折騰的話。你我的這水吃。也便是神仙了。豈可嫌淡。不論其他。即時那些囚犯一時。過意。問成死罪。困在圍圍。受盡艱難。還要耐手捺足。這般暑天。休說冷水。便是泥汁。也不能勾。你爹爹比他。豈不是神仙。今吾意欲那些散禁犯人。每日與他冷水一次。後交杖再作理會。蘭孫道。爹爹水可道。次獄中罪人。皆不良之人。若輕心了他。倘有不測。受累非淺。安卿道。我以好心待人。人豈負我。吩咐牢子。緊守監門。便了。次日才堂。果命獄吏將囚人散禁。牢中日給凉水。須要小心看守。獄吏應諾去了。當下便去牢裡。鬆放果囚。日給凉水。日以爲常。到了七月初一日。獄中向例。每逢月朔。便祭獄神。那日燒了紙。牢牢子們。都去吃酒散福。直到黃昏時候。一個個醱酩大醉。那一千人犯。初時見獄中寬縱。已自起心。越獄。今見果牢子醉了。大家打門穿門。逃出去。散去。走脫。及獄卒知覺。報知安卿。安卿連聲叫苦。悔道。不聽女兒之言。以至于此。逆點起民壯。分頭追捕。多應是海底撈針。那尋一個住了幾日。只得報與上司。知道。上司奏了一本。不上半月。聖上着法司差官。前來扭解到京。問罪。裴安卿父女二人。同了解差起程。一日來到東京。誰知甚日作縣官時。住的房宅。已被壁上抄沒。看房的僮僕。分頭逃散。並無地可以安身。還虧鄰夫人在時。與清貞親女傅往來。只得借他一間房子。與小姐住下。次日同押解差官入朝候旨。首下暫寄大理。司獄拘禁。即刻進牢。蘭孫拿了此錢。心下打點。自己進監送飯。不料安卿年邁力衰。受了驚恐。苦楚。日夜憂思。飲食不進。住了几日。長嘆數聲而亡。獄卒報知小姐。小姐哭了个發昏。欲來領取父屍。又道是朝廷罪人。不敢擅便。無奈不願生。然蘭進大理司衙門。哭訴越獄根由。大理寺卿。見他這般光景。惻然動情。即進一道表章。上寫云。

大理寺卿臣某。勦得襄陽刺史裴習在任。推字。以。防政拙。難獄。苦。疎。自天譴。而反情無據。可

表臣心。今已變節。固宜從其質。伏乞速降天恩。赦其遺孽。歸罪。以廣朝廷優待臣下之心。臣惶恐上言。真宗也是个仁君。見裴晉已死。亦不其苛求。即批准了表章。蘭孫得了這消息。將身邊所剩餘銀。買口棺木。催人抬出。屍首成殮。停在清江觀中。祭奠了一番。哭得死而復生。此時錢鈔已空。雖是有棺木。殮葬之資。毫無所出。蘭孫有个母舅鄭公。似可幫助。怎奈現任四川節度使。携眷前去。路途遙遠。不能搭救。左思右想。無計可施。只得寫了賣身契。父四字。手執草標。跪在靈前。禱告道。爹爹陰靈不遠。保孩兒前去。得遇好人。祝罷起身。含着眼淚。忍看羞恥。沿街市自賣已身去了。片時遇見一个老媽媽。正是薛婆。見他手執草標。知是賣身。以不得做个偏房。小姐道。今日為了父親。殺身亦所不惜。何況其他。薛婆道。既如此。洛陽縣刺史劉老爺。年老無子。夫人王氏。要與他娶个偏房。那劉氏為人義氣。王夫人德性又好。小姐到彼。雖則權時落盡。儘可終日快活。未知尊意如何。蘭孫道。但憑媽媽主張。只是賣身為妾。有辱門庭。只說是小家女罷。薛婆點頭道是。遂引蘭孫到王文用寓所。薛婆對他說。知備細。王文用見小姐。傾國傾城。料必中姑娘之意。向薛婆問了價。兌了百兩紋銀。小姐收了。就要去。經理葬事。薛婆道。小娘子你才就一拜。如何完了葬事。不如到洛陽成親之後。那時求劉老爺差人埋奠。何等容易。小姐只得依允。王文用是个志誠才幹人。見是要與姑夫為妾的。不能怠慢。叫薛婆與他作伴。自己做完了他事。駕車起行。那日來到家中。王文用見過姑娘。說明自住解庫中去。薛婆領他進去。叩見了王夫人。夫人見小姐容貌甚美。歡喜賞了薛婆銀五兩去了。便收拾房與他居住了。養娘伏侍。次日便向元善道。你今壽近七十。并無子嗣。常言道。無病一身輕。有子萬事足。久欲與相公納一個室。未得其人。今得得汴京裴氏之女。才色兩絕。願相公立為偏房。或者一男半女。也是劉門後代。劉元善道。老夫只恐命中無嗣。不欲耽誤人家幼女。誰知夫人如此用心。今日喚他出來。見我裴小姐。移步進房。側身下拜。劉元善見他舉動容貌。已知不是下等之人。

當下便問他姓名人家及賣身事情。小姐道：「乃汴京小家之女，姓汴名蘭孫，因父死無資，故賣身。雖知此說不實，暗地裡偷彈淚珠。元善一見，又問道：「你不必哭，我看你不是民家之女，可對我實言。你做主分愛便了。」小姐被問再三，只得將放囚獲罪緣由，從頭至尾細說，止不住淚如泉湧。元善大驚，亦不覺淚下。夫人幾乎誤了老夫，可惜一个好官，遭此禍害。小姐身既無依，便住在我這裡，待老夫選擇地，基殯葬尊親。小姐道：「若得如此，周全恩同天地。」相公先受賤妻一拜。元善忙令養娘扶起，吩咐好生伏侍。走至廳前，即差人往汴京迎裝使君靈柩，不多幾日，恰好與錢塘李縣令君一齊到了。元善命人共停在一个花廳之上，備了兩席祭品。張氏領了兒子，哭拜了亡夫。裴小姐哭拜了亡父，請了个地理先生，選擇了兩塊吉地。單等臘月吉日，方纔安奠。一日，王夫人又對元善道：「那裴氏女落難之中，得相公救拔，又與他殯親家，此大恩，他必甘心作妾。既是名門之女，或者有些福氣，誕育子嗣，非但相公有後，他也終身有靠。未為不可。」願相公思之。元善勃然作色道：「夫人說那裡話，我欲娶妻，自可別圖，豈可污壞使君之女，說罷，想了一回道：「我也呆了，何不索性認他為女，斷了夫人這個念頭，便叫了環，請小姐來說道：「令尊翁合我同為刺史之職，我今年奉高過子媳全無。小姐若不棄嫌，欲作為螟蛉之女，小姐意下如何？」小姐道：「相公夫人收養賤妾，正是重生父母，即身為奴婢，早晚伏侍，亦所心願。況我女子，今日就拜認爹娘，說罷就倒身拜了八拜。自此便叫元善夫婦爹爹母親，十分恭敬。元善夫婦不勝歡喜。一日，夫人道：「相公既認蘭孫為女，須當與他擇婿。侄兒王文用，青年喪偶，才幹明敏，也不辱了女兒，何不就與他成就。」元善微笑道：「內任姻娶之事，不得在老夫身上。你只管打點妝奩，我自去主意。」夫人依言。元善揀了个成親吉日，到了期，大排筵席，備請那位親友，并張氏母子，內任王文用。一全來赴喜筵。眾人只說是劉公納寵，王夫人亦認是與侄兒成婚。不料元善命人捧出一套新郎衣服，擺在堂上，拱手向眾人道：「列位高親，聽取。」

一言。敬聞利人之色。不仁。來人之危。不無。襄陽裴使君。以數囚身。死道女。聞孫年已及笄。荆妻欲。為妾。莊嚴寧之。子嗣。究不忍辱。使君之清德。內任王文用。雖有經理之責。却非仕宦中人。亦難以配使君之女。惟我故人李縣令之子。考青者。既出族。又值青年。似似潘安。才比子建。誠所謂窮窈淑女。君子好逑者也。今日特為兩家成佳耦。諸公以為何如。眾人齊稱劉公盛德。李春却待推遜。元普那裡肯從。即將新郎衣中。與他穿戴了。堂前鼎沸。燈燭輝煌。几个了環羅。攬着裴小姐出來。二人立在花毡之上。交拜成禮。劉元普親送至南樓。結彩合巹。又把千金妝奩。送將過來。元普自回去陪客。大吹大打。直飲至五更方散。這裡洞房中。一對新人。正是佳偶。邊着才子。這一宵歡笑。自不必言。次日天明起來。夫婦拜見母親。張氏領着去見元普夫婦。萬分稱謝。又備了祭物。命兒子去拜奠了岳父。媳婦奠了公公。光陰荏苒。不覺臘月中旬。冬寒告期到了。元普聚起直役人工。抬了一對靈柩。到坟堂上來。張氏一家。俱戴重孝。相送堂下埋官封土已畢。各立一碑。一書送故襄陽刺史安卿裴公之墓。一書宋故錢塘縣尹克讓李公之墓。只見山水環繞。二家相連。元普又設三牲祭物。舉哀拜奠。張氏二人。放聲大哭。一齊望着元普倒身叩拜。元普連忙答拜。讓讓未遑。略無一毫自矜之色。遂大家回來。是夜元普睡至三更。只見二人戴冠裹衣。向元普叩拜。口稱恩人。元普忙扶住道。二位尊神何故降臨。那左邊二位道。某乃襄陽刺史裴君。此位即錢塘縣令李公。公。也。上帝憐我二人清忠。封其為天下都城隍。李公為天曹府判官之職。其繫獄身死。幼女承公大恩。賜之佳婿。使我二人冥冥之中。遂為兒女姻眷。此恩難報。為一誓。二人已合奏上表。天庭上帝鑒我功德。加官一品。壽並三旬。生子雙貴。那右邊一位說道。某與公素無交情。故以空函寓意。公一見即明。慨然仗義。養生送死。已出殊恩。故女承祀。尤為望外。並壽添嗣。未足報洪恩萬一。今道履女鳳鳴。即明罕出世。敢以此女奉長郎君箕箒。公與我媳。我亦與公媳。略盡報効之私。言訖拱手而別。元普做送。被二

人用手一撥。忽覺發覺。即將夢中所見所聞。告知夫人。夫人道。相公大德。古今罕有。自然得福。神明之言。諒非虛語。元普半信半疑。次日早。元普思想夢中之言。起來。走至高樓。正要說與他三人知道。只見李春郎夫婦走來。相迎道。母親今早生下小妹。又各有異夢。正要到伯父處報知賀喜。豈知伯父已先來了。元普聽說。張氏生女。夢已有驗。只是自己不曾有子。不好說得。當下問了張氏平安。三人彼此將夢說明。恐是一樣。劉元普暗暗稱奇。回家與夫人說知。夫人親到高樓賀喜。及滿月時。張氏抱女來見伯父伯母。元普問女何名。張氏道。小女鳳鳴。是亡夫夢中所囑。元普見與己夢相符。愈加驚訝。且說王夫人年已四十。忽然喜食。賊賊時常作嘔。元普延醫看脈。那先生對道。是有喜的氣脈。不消服藥。不久自愈。元普也不深信。過了幾日。夫人果然病好。但覺腰腹日重。帶稍短。眉低眼慢。腹脹乳高。日月易逝。不覺到了產期。元普不信。喚一穩婆來家。那夜夫人便覺腹痛。眾人齊來伏侍。分娩。只聞得異香滿室。仙音嘹喨。不多時。產下一子。只見眉清目秀。鼻直口方。十分魁偉。夫婦歡喜無限。對夫人道。誠如夢中。張李二公之言。此子天所賜也。遂取名天佑。字夢禎。轉眼滿月。張氏一家。合眾親友。齊來慶賀。直吃了五六天筵席。不題。且說成評自成婚娶。父之後。蓋潛心書史。以圖上進。元普又扶持他入了國子監。正欲要商量到京赴舉。郎公府中。到京來接。原來那裴小姐的母舅。鄭節度使。數月之後。已內召為樞密院副使。還京之日。知妹丈入獄身亡。甥女賣至洛陽。及遣人至洛陽探聽。得知劉公仗義全贖稱嘆不已。因為思念甥女。故而使人來接。甥女甥婿赴京相會。春郎得知此信。欲扶母妹同去。遂稟過劉公夫婦。擇日起程。元普設宴餞別。說起夢中之事。元普向張氏道。老夫夢中得見令先君。說今愛與小兒有姻緣之分。倘蒙不棄。願結義子。張氏欠身答道。屢蒙伯伯大恩。豈惜一女。但母子孤寒如故。未敢仰攀。倘得大子成名。常以小女奉令。即算常。越時酒散。劉公又囑咐蘭孫道。你丈夫此去。前程萬里。我二人在家安樂。且汴京離此不遠。自然常寄信息。



不必掛念。諸人各戀戀不捨。垂淚登程去了。此時公子劉天被已到周歲。娘子抱着公子。養娘朝雲在外  
關步。那養娘年方二八。頗有姿色。一時高起。與衆來接公子玩耍。偶然失手。將公子頭上跌了个乾路。奶  
子大怒。發話道：你豈不知他是老翁夫人的性命。若是知道。須連累我吃。我今去告訴老翁夫人。看你  
這小賤人。能逃得過這頓打否。說罷。抱着公子。氣噴噴的就走。朝雲一時性發。也接應道：你這樣老猪狗。  
倚仗公子勢力。使出口罵我。我從不見七十歲上養頭生的。知是他拖來的。拖來的呢。那女子進去。一五  
一十。竟將朝雲話對劉公說了。元普聽罷。默無一言。到了天晚。同夫人吃了夜飯。自往書房中安歇。吩咐  
女婢將朝雲喚到。朝雲懷着鬼胎。戰戰兢兢的立在面前。只打點領責。元普命眾人退去。便叫朝雲閉門。近  
前道：你這小賤人。竟敢如此。你今夜留你在此。

朝雲自進去了。劉元普起身對夫人說知。夫人只是笑。眾女婢和奶子。多說老翁一向正經。而今倒這般  
老沒志氣。誰想只此一宵。朝雲便有孕了。元普見他有孕。即與夫人商量。納為後房。及十月滿足。朝雲腹  
痛難禁。亦聞得異香滿室。生下一子。方纔落地。只聽得外面喧嚷。元普出來看時。却是報李郎狀元及第  
的。元普見他兒登第。不重負他仗義之心。又正值生子之時。也是一个大大吉兆。十分歡喜。報喜人呈上  
李狀元家書。元普拆開看道：

侄子母孤孀。得延殘息。足矣。賴伯父保全。終始。遂得成。皆伯父之賜也。近來二尊人起居。想當佳  
勝。本欲給做一候。專願。俾侍講。康寧。不離朝夕。未能如心。姑寄御酒二瓶。宮花二朵。為賢弟。鼎元之  
兆。臨穎神馳。不盡鄙忱。

元普有異。收了御酒宮花。進內與夫人說知。適公子天佑走來。元普遞宮花與他。道你哥哥在宮中時。寄宮花與你。願我兒他年瓊林賜宴。與哥哥今日一樣。公子欣然接去。向頭上亂插。賀爹爹喝個深諾。引得元普夫人歡喜無限。元普遂修書賀喜。并言生次子之事。打發京中人去訖。便把御酒祭奠了。其李二公。然後與夫人同飲。又將次子取名天錫。字夢符。兄弟日漸長成。元普延師訓誨。十分聰明。不提。且說李狀元在京。那鄭樞密與夫人親。止生一女。名素娟。尚在襁褓。早因姐夫姐姐早亡。故李氏一門在他府中。十分相得。李奉即日及第後。授了東宮侍講之職。深得皇太子之心。十有餘年。真宗駕崩。仁宗登極。後禮師傅。便陞李奉為吏部尚書。那元普仗我之事。仁宗為太子時。早已奏知。當日又上一本。懇賜還鄉祭掃。并乞封。仁宗頒下詔旨。錢塘縣尹李遜。進贈禮部尚書。襄陽刺史裴智。進贈原官。各賜御酒一筵。青州刺史劉宏毅。以原官加陞三級。尚書李奉。給假半年。還期復職。李尚書得旨。便合同眾人等謝別了鄭樞密。回籍落陽。一路上車馬旂旗。喧嚷。府縣官員出郭迎接。及到元普門首。元普夫婦聞知。忙排香案。迎接。收拾已畢。接若夫人。李尚書與夫人。俱紅袍玉帶。領着鳳鳴小姐。一齊拜倒在地。謝頌宏恩。元普扶起高書。王夫人扶起夫人。小姐就喚二公子來相見。眾人看見兄弟相貌非凡。都稱讚道。愿人生此雙鳳。無非積德所招。遂排設御筵。祭裝李二公。祭畢而回。排筵賀喜。元普道。老夫有一言。合該十餘年矣。今日不敢不說。令先君與老夫。無一面之識。當時母子來投。拆書看時。并無半字。老夫思想。必是難敘哀情。故把空書藏着。誣誕老夫。當日認假作真。所稱八拜為父者。特虛言耳。如今賢侄功成。名遂。禮祖榮宗。老夫若再不言。是埋令先君一段苦心也。遂將原書遞與尚書。母子展看。母子慟感。當下元普又提起與長公子求親之事。張氏慨然允諾。裴夫人因起身道。奴受爹爹厚恩。未報萬一。今母舅鄭公。有一表妹。名素娟。與次弟同庚。奴願為作伐。結為秦晉。元普稱謝。當日無話。次日元普就與天祐。聘了鳳鳴。

小姐李尚書一面寫表奏聞空詔表之事。又修書與鄭公謙謝仁宗看了表章。龍顏大悅。發下敕  
感德。遂頒恩詔。除建坊旌表。以外特以李尚書之官封之。以彰殊典。鄭公素慕劉公高義。求婚之事。自無  
不從。李尚書既做了天祐舅爺。又做了天錫中表。親上加親。又加親熱。以後天祐狀元及第。天錫進  
士。兄弟同榜。元普面看二子成親。又各生子。忽一夜夢見裴公來拜。某住都城。已滿。乞公早赴  
佳期。上帝既有旨意。次日無疾而終。恰好百歲。王夫人亦壽過八十。李尚書夫婦痛哭非常。認作親身父  
母。心喪三年。雖劉氏自有子孫。李尚書却年年祭掃。這叫做知恩報恩。惟裴氏無後。亦是李尚書將鄭夫  
人極哀公合葬。後來也是李氏子孫。世世拜祭。自此世居洛陽。不回西粵。裴夫人所生三子。皆出世貴顯。  
那天祐真做到同平章事。天錫做到御史大夫。元普夫婦屢受褒獎。子孫昌碩。皆明德之報也。今有詩為  
証。

陰陽總一理

禍福惟自召

莫道天公遠

須看剝史劉

第十九回

俞伯牙碎琴謝知音

話說春秋戰國時。有一名士姓俞名瑞。字伯牙。楚國郢都人氏。即今湖廣荊州府也。伯牙身雖楚國。却任  
于魯。為上大夫。因本晉王之命。來楚國修聘。那日來至郢都。朝見楚王。受了晉王之命。楚王設宴款待已  
畢。那郢都乃桑梓之地。自然去拜拜墳墓。看看親友。但君命在身。不敢久留。公事方完。即拜辭楚王。楚王  
贈以黃金彩緞。又因來時陸行太勞。撥大船一隻。相送。船行之日。群臣相送。至江頭而別。伯牙是個風流  
才子。一路行來。不盡江山景致。不一日到了漢陽江口。時當中秋。夜來泊舟山下。月光倍常。伯牙覺無  
聊。命童子焚香爐內。又吩咐捧琴囊。置于案間。伯牙開囊取琴。調絃轉轆。彈出一曲。曲猶未絕。果位忽斷  
一操。伯牙大驚。叫童子命左右人上岸。去檢視一番。看有聽琴之人否。左右領命。正欲上岸。忽聽岸上有  
人道。舟中大人不必見疑。小子因打柴歸晚。聞君雅操。必往聽琴。伯牙大笑道。打柴人敢云聽琴二字。何

其狂矣。我也不計較了。吩咐他快去罷。那人高聲道。大人出言差矣。豈不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大人若戴山野中無聽琴之人。夜靜更深。遠處崖下。也不該有撫琴之客了。伯牙以他此言不俗。即走出船間問道。岸上君子。既是聽琴。自識琴音。可知我適纔彈何曲。那人道。大人絕所強乃。孔仲尼嘆顏回之卒。譜入琴聲。其詞云。

可惜顏回命早亡

殺人思想髮如霜

只因陋巷單瓢樂

到這一句絃就斷了。不曾換出第四句。小子也還記得。

留得賢名萬古揚

伯牙聞言大喜。命左右人安了跳板上扶手。請那人來至船上。果然是个樵夫。頭戴笠笠。身穿草衣。手持尖担。腰插板斧。脚踏芒鞋。手下人便下眼相看。囑咐道。下船去見我老翁叩頭。問你甚么言語。小心答應。那人置若罔聞。不慌不忙。將板斧尖担。放在船外。走入船來。見了伯牙。長揖不拜道。大人施禮了。伯牙舉手道。賢友免禮罷。叫童子看坐在側。那樵夫也不謙讓。公然坐下。伯牙問道。你既來聽琴。必知琴為何人所造。撫琴有甚好處。樵夫道。既承下問。小子敢不僭談。想當初伏羲氏見五星之精。飛墜梧桐。鳳凰來儀。鳳乃百鳥之王。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非梧桐不棲。伏羲氏知梧桐乃樹中之良材。斧大造之。精氣堪為雅樂。令人代之。截為三尺。二分天地。人三才。上一段。其聲太清而通輕。下一段。其聲太濁而過重。惟取中一段用之。其聲清濁兩濟。輕重相兼。置長流水中。浸七十二日。取出陰乾。擇吉日。選高手匠人。劉子奇。斷成樂器。做瑤池之樂。故名瑤琴。長三尺六寸一分。按周天三百六十一度。前潤八寸。按八節。後潤四寸。按四時。厚兩寸。按兩儀。有金童頭玉女。腰仙人背。龍池鳳洛。玉軫金徽。那徽有十二。按十二月。又有一中徽。按閏月。施五絃在上。外按五行。金木水火土。內按五音。宮商角徵羽。舜揮五絃。琴。歌南風。天下大治。周文王囚於羑里。長子伯邑考添絃一根。清幽哀怨。謂之文絃。武王伐紂。前歌後舞。添絃一根。激烈發揚。謂之

是武絕先是官商角徵羽五絃後加二絃稱為文武七絃琴此琴有六忘七不彈八絕何為六忘

一忘大寒 二忘大暑 三忘大風 四忘大雨 五忘迅雷 六忘大雪 何為七不彈

聞喪者不彈 心紛不彈 事冗不彈 不淨身不彈 衣冠不整不彈 不焚香不彈 不過知

音者不彈

何為八絕清音幽雅悲壯悠長是也此琴撫到盡善盡善之處虎闌而不喘猿啼而不哀乃雅樂之最良者也伯牙聽罷更起敬道足下既知樂理當時孔子鼓琴室中顏回自外入聞其聲幽沉疑有食殺之意怪而問之仲尼曰吾適鼓琴見攝攝欲其得之此食殺之意遂露于然桐顏回知聞聲知心如此今下官撫琴心有所思足下能知之否熊夫曰大人試撫弄一遍小子任心猜度若猜不着休得見罪伯牙將斷絃重整撫弄之下意在高山樵夫贊道美哉洋洋乎志在高山也伯牙又凝神再鼓其意在于流水樵夫又贊道美哉蕩蕩乎志在流水矣伯牙見道着他的心事便推琴讓坐賓位命童子點茶茶罷又命取酒對酌道先生高名雅姓尊居何處那樵夫欠身答道小子姓鐘名徽字子期家住馬鞍山集賢村即請問大人高姓榮任何處伯牙道下官俞琰字伯牙任于晉朝因修聘問而來以下官微才且食君祿似先生這等抱負何不求取功名立身爵廟垂功竹帛今乃混跡樵牧與草木同腐當為先生不取也子期道小子上有二親下無手足披荊度日以盡父母之成年雖位為三公之尊不忍易一日我之養也伯牙道如此大孝益發難得不知先生青春多少子期道虛度二十有七伯牙道下官年長一旬先生若不見棄結為兄弟庶不負知音契友子期道大人乃上國名卿吾乃窮鄉賤子怎敢仰攀伯牙道下官碌碌風塵得與高賢結契定為萬幸當貴貧賤非所計也遂命童子再添爐香與子期頂禮八拜伯牙為兄子期為弟拜罷復命取煖酒共酌談心叙話直到月淡星稀東方既白水手要開船前行子期起身告辭伯牙道

愚兄情不盡意從原賢弟同行數日。未知可否。子期道：小弟非不欲相投。怎奈二親年老。父母在不遠遊。伯牙道：回去裏過二親。到晉陽去看愚兄。一處。這就是遊必有方了。子期道：小弟不敢輕諾。而寡信。許了賢兄。就當踐約。第一票明。二親不久前去。使仁兄懸望于數千里之外。小弟之罪大矣。伯牙道：賢弟乃至誠君子也。罷明。年還是我來看賢弟。子期道：仁兄明年何時到此。伯牙屈指道：昨日是中秋。今日是十六了。我來仍是這兩日罷。子期道：既如此。小弟來年此時。准在江邊待立拱候。就此告別了。伯牙道：賢弟且住。命童子取過黃金兩錠。雙手捧定。道：項些薄禮。權為二位尊大人。甘旨之奉。斯文膏月。勿得嫌。執子期不敢謙讓。即時收下。再拜告別。含淚出船。拿了夫担板。伯牙直送至船頭。洒淚而別。伯牙命人開船。一路思念知音。心中不快。行了幾日。舍舟登岸。直至晉陽。回覆了晉王。光陰迅速。過了秋冬。不覺春去夏來。伯牙心懷子期。想着中秋日近。春過晉王。給假還鄉。伯牙收拾行李。帶着僮僕。仍從水路而行。到船之後。吩咐小童。限於八月十五日。到馬鞍山。及至到時。剛剛是十五賞會。手下人稟明。伯牙還認得與子期相會處。吩咐停泊。遂出船。立于船頭。四下觀看。並不見子期的踪跡。又等了一會。想道：去歲我原為撫琴。方通知音。今夜仍撫琴一曲。吾弟聞之。必來相見。命童子取琴來。安放船頭。焚香設座。伯牙取出瑤琴。調短轉。總入音律。商絃中有哀怨之聲。伯牙停琴不撥。呀。商絃聲聲淒切。吾弟必有大變。來日天明。我親上岸探望。命童子收拾了琴桌。伯牙下船。一夜不寐。早起梳洗已畢。便命一童子携琴相隨。又取黃金十錠。帶在身邊。上岸。運馬鞍山而行。出了谷口。兩頭俱是大路。不知去向。伯牙就石上少憩。童子立後。等待人來問路。不多時。左邊路上有一老者。右手拄杖。左手携一竹籃。徐步而來。伯牙起身向前。施禮。那老者不慌不忙。還禮道：先生有何見教。伯牙請問兩條路。那是往集村去的。老者道：那兩條路就是兩個集賢村。左邊是上集村。右邊是下集村。不知先生要往那村去。伯牙道：我要往鍾子期住的那個集賢

村去。老者聞說子期二字，心中悲傷，說道：「去歲八月十五，孩兒歸晚，過了骨國上大夫俞伯牙先生，意氣相投，臨行贈黃金二笏，吾兒買書攻讀，老拙無才，不曾禁止，且則採薪負重，暮則誦讀辛勤，心力耗廢，發成痼疾，數月亡故。」伯牙聞言，淚如泉湧，放聲大哭，不止。鍾公含淚回顧小童道：「此位先生是誰？」小童低低附耳道：「這就是俞伯牙老爺。」鍾公點頭道：「原來是吾兒好友，遂拭淚相勸，伯牙哭罷，向前從與鍾公施禮。鍾公道：「深蒙不棄，愛憐亡兒臨終，向老拙言，道：「先生前不能盡人子事親之道，死後已矣，子焦鞍山逸，以踐晉大夫俞伯牙之約。老夫依他臨終之言，道：「先生來的路右，一邱新土，即吾兒塚也。今已百日，老夫提一百紙錢，往坟前燒化，何期與先生相遇。」伯牙道：「既如此，奉陪老伯伯往坟前一拜。」命小童代鍾公提了竹籃，鍾公策杖引路，伯牙隨後，復進谷口，果見路右一個新土，伯牙整衣下拜，哭道：「賢弟在世聰明，死必有靈，愚兄此拜，誠永別矣。」罷，哭了多時，命童子把瑤琴取出，放在石台上，盤膝坐于坟前，撫弄一操，伯牙道：「老伯可知所奏何曲？」鍾公道：「老夫幼年也頗嫻習，吾今年老，五官半廢，難辨久矣。」伯牙道：「這是下宮隨心撫弄一短歌，以吊令郎者。」口誦于老伯聽之，遂誦云：

憶昔去年春，江邊曾會君。今日重來訪，不見知音人。但見一抔土，殷然傷我心。傷心

傷心復傷心，不覺淚紛紛。來歎去何苦，江邊起愁雲。子期子期兮，你我千金義。歷盡天

涯無足語，此曲終兮不復彈。三尺瑤琴為君死。

伯牙請罷，雙手舉琴，向石台上，用力一摔，摔得玉軀拋殘，金徽零亂，鍾公大驚，問道：「先生為何摔碎此琴？」

伯牙道：

摔碎瑤琴鳳尾寒，子期不在對誰彈。春風滿面皆朋友，欲覓知音難上難。

鍾公道：「原來如此，可憐可憐。」伯牙道：「老伯高居在那個集賢村，鍾公道：「老伯高居在上集賢村，還問怎的？」伯牙

道。下官傷感在心。不忍隨老伯入堂。今帶黃金十鎰。一半代令郎甘旨之奉。一半買几畝祭田。為令郎春秋祭掃之資。待下官回朝上表。告歸林下。那時命人到此迎接伯父伯母。同到寒舍。以盡天年。吾即于期。子期即吾也。說罷取出黃金親手遞與鍾公。哭拜於地。鍾公感泣合拜。盤桓半晌而去。後人有詩讚云。

勢利交懷勢利心

斯人誰復念知音

伯牙不作鍾儼死

千古令人說破琴

第二十四回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話說周末時。有一高賢。姓莊名周。字子休。宋國蒙邑人也。曾任周為漆園吏。師事一道教之祖。姓李名耳。字伯陽。生而髮白。人稱他為老子。莊生喜寢。嘗夢為蝴蝶。翩翩於園林花草之間。一日將此夢訴之于師。他師是個大聖人。曉得三生來歷。向莊生說道。你原是混沌初生時。一個白蝴蝶。採百花之精。奪日月之秀。成了氣候。長生不老。迥如軍輪。游于瑤池。偷採蟠桃花蕊。被王母娘娘坐下守花的青鸞啄死。托生于世。莊子被老子點破前身。如夢方醒。一意修行。老子見他心已悟了。把道德經五千字秘訣。傾囊而授。莊生嘿習誦修煉。遂能分身隱形。出神變化。他雖宗清淨之教。却不絕夫婦之倫。一連娶了三個。初娶一妻。病死。次娶有過被出。三娶田氏。莊生遊於齊國。田氏重其人品。以女妻之。那田氏頗有姿色。莊生雖非好色之徒。却也十分相敬。楚威王聞其賢。遣使持黃金文錦。安車駟馬。聘為上相。莊生無心利祿。却之不受。早與歸宋。隱于曹州之南華山。一日莊生見遊見一新。從傍坐一少婦。渾身滿素。手執柄扇。向塚邊插。不心莊生怪而問之。那婦人道。拙夫不幸身亡。埋骨于此。生前與妾相愛。死時囑妾。如要改嫁。等待改土。乾了方了。妾思新葬之士。怎得就乾。因此插之。莊生道。娘子要這土乾亦易。不才願代一臂之勞。那婦人起身道。個萬福。將扇遞與莊生。行起道法。舉手照以上邊插數扇。其土頃乾。婦人笑答可掬。謝道。有勞官人。遂以袖扇相謝。欣然而去。莊生受其款扇。心下不平。回家坐在草堂。看看扇扇。嘆了四句道。



不是冤家不聚頭

冤家相聚几時休

早知死後無情義

就把生前恩愛勾

田氏在背後聽見這官人為何嘆嗟。此有從何而來。莊生將婦人擁抱。要上乾改嫁之言。說明此命。即捕土之物。因我助力相贈。田氏聽罷大怒。道似這樣婦人。世間少有。遂言子不賢。萬不賢。罵了一頓。莊生聽了。大道出四句云。

生前个个說恩愛

死後人愛欲抽收

畫皮畫龍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田氏聞言大怒。向莊生面上一呼。道人。人。類。難。同。賢。惡。不。等。你。何。輕。出。此。言。將。天。下。婦。人。看。做。一。例。莊。生。道。莫。要。說。空。話。嘴。做。如。不。幸。我。死。後。你。這。般。如。花。似。玉。的。姿。容。難。道。換。得。三。年。在。我。嗎。田。氏。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若。不。幸。輪。到。我。身。上。這。樣。沒。廉。恥。事。我。固。斷。然。不。做。莊。生。道。難。說。難。說。田。氏。發。作。道。有。志。婦。人。勝。如。男。子。似。你。這。沒。仁。義。的。死。一。個。又。討。一。個。出。一。個。又。納。一。個。只。道。別。人。也。是。一。般。見。識。你。如。今。又。不。死。但。恁。枉。殺。了。人。就。莊。生。手。中。奪。過。歛。棺。拉。得。粉。碎。莊。生。道。不。必。發。怒。但。願。得。如。此。淨。氣。甚。好。自。此。無。話。過。了。幾。日。忽。然。得。病。日。加。沉。重。遂。向。田。氏。道。病。勢。如。此。水。訣。只。在。早。晚。可。惜。那。歛。棺。你。已。竟。扯。碎。了。若。留。得。在。此。可。把。與。你。補。收。田。氏。哭。道。官。人。休。要。多。心。妾。讀。書。知。禮。從。一。而。終。誓。無。此。志。若。不。見。信。妾。即。死。于。前。以。明。心。志。莊。生。道。足。見。娘子。高。志。我。死。也。瞑。目。說。罷。氣。絕。田。氏。大。哭。哭。及。薄。合。製。備。衣。食。棺。木。入。殮。田。氏。身。穿。重。孝。日。夜。號。泣。寢。食。俱。廢。到。了。第。七。日。忽。有。一。少。年。秀。才。面。若。塗。脂。唇。紫。衣。衣。冠。綉。履。來。履。帶。着。个。老。蒼。頭。自。稱。楚。國。王。孫。當。年。曾。與。莊。生。相。約。欲。拜。門。下。今。特。來。相。訪。的。見。莊。生。已。死。叫。蒼。頭。于。行。堂。取。出。素。衣。將。色。衣。換。了。向。靈。前。拜。四。拜。道。莊。先。生。弟。子。無。緣。不。得。面。會。願。教。執。百。日。之。喪。以。盡。私。淑。之。情。說。罷。人。拜。四。拜。洒。淚。而。起。便。請。田。氏。相。見。田。氏。推。辭。王。孫。道。古。禮。通。家。朋。友。妻。妾。不。避。何。況。小。子。與。莊。先。生。有。師。弟。之。約。田。氏。出。來。相。見。叙。了。寒。溫。田。氏。一。見。王。孫。人。才。風。流。便。生。憐。愛。之。心。只。恨。

無由相近。王孫道：先生雖必思慕難忘，欲借身房，暫住百日。一來守喪，二來先師留下的什麼著述，願借一觀，以留遺訓。田氏道：通家之誼，久住何妨。當下沽酒款待了，遂將莊子所著南華真經，及老子道德經，俱獻與王孫。王孫殷勤感謝，草堂中間，簾位占了。王孫就在左邊安頓。田氏日假哭靈為由，與王孫舉話，日漸情熱，眉來眼去，那婆娘心猿意馬，按止不住，悄悄故意道：家王曾有言，若得像娘的志，方可。田氏便欣欣道：喚老蒼頭進房，賞以美酒，用好言寬慰。更問你主人曾始配否？蒼頭道：未曾。又問道：他要選什麼人物，方肯婚配？我求你為奴家說合何如？蒼頭道：我主人曾說過，一改好姻緣，只碍師弟二字，恐人議論。田氏道：你主人與先夫，是生前約了勾空話，並無此面受教，真不得師弟。他人想望，及到次日，不見回音。田氏心下發悶，又喚蒼頭進房，問其前事。蒼頭搖首道：不成，不成。田氏忙問其故。我家主人也說得有理，他說娘子容貌，自不必言。承拜師弟，亦可不論，但有三件未安，不好回覆。一來堂前擺着凶器，與娘子行吉禮，心中不忿，且不雅觀。二來莊先生與娘子，是恩愛夫婦，況他又有道德，我主人才學萬分，不及被娘子輕薄。三來堂手到此，聘禮筵席未備，因此所以不成。田氏道：這三件都不必慮，處後有座空房，喚几个庄客，將凶器抬進去。第二件我丈夫有甚道德，當初不能止家，以致出妻，人稱其薄德。楚威王甚其虛名，聘他為宰相，他自知才力不勝，逃避在此。前日獨行山下，遇一寒婦，將扇拍破，付上乾方嫁。亡夫就與他調戲，替他飲酒，替他抬土，將扇帶回，是我扯碎了。臨死前几日，還為他淘一場氣，有何恩愛？況你主是王孫之貴，田氏是田家之女，門第又相當。第三件奴家做主，誰租聘儀，至于筵席，奴家有私積二十兩，贈與你主人使用，你再去道遠，若成親時，今夜是合婚日期，便要成親，說時取了銀子，遞與蒼頭去了。合楚王孫說明，王孫只得允從。老蒼頭回覆了田氏，田氏大喜，喚庄客抬莊生靈柩，停于後面空房。是夜草堂內燈燭輝煌，田氏錦秋綉裙，王孫碧縷衫，服雙交拜已畢，入于洞房，吃了合卺杯，正欲上床就寢，忽見王孫

眉頭雙纒寸步難移。只叫心疼。田氏不願羞恥。上前抱在懷中。問其何故。王孫痛極不語。老蒼頭代答。道我家主人平日常有此症。發時無藥可治。只有一物用之立效。田氏即問何物。老蒼頭道太醫傳一奇方。必得生人膽髓和熱酒吞之。其疾立止。此病發時。老殿下奉過楚王。搭一死因刺之。取其膽髓。今山中如何可得。其命合休矣。田氏道。死人的膽髓。未知可用得否。蒼頭道太醫說。凡死未滿四十九日者。其膽髓亦可用。田氏道。吾夫死方二十餘日。何不速取之。老蒼頭道。只怕娘子不肯。田氏道。我與王孫成其夫婦。奴身尚且不惜。何惜此已死之骨乎。即命蒼頭伏侍王孫。自己取了板斧。一手執燈。五入後邊屋內。將燈放下。兩手舉斧。用力劈下。棺蓋開裂。只見莊生。嘆了口氣。推開棺蓋。挺身坐起。田氏嚇得身軟。斧子不覺落地。莊生叫娘子。扶出棺來。執燈前行。娘子隨後。同進草堂。那田氏捏着兩把汗。及到房中。那楚王孫。忽然不見。田氏心雖驚疑。却也放下了胆。遂巧言通奴家自你死後。日夜思念。方纔開棺。內有聲。想古人有還魂之事。望你復活。所以用斧開棺。莊生道。多謝娘子美意。但守孝未久。為何錦衣精裝。田氏入解釋道。開棺見喜。要取吉兆。所以不敢復穿山服。莊生道。今還有一節。棺木何不在正寢。難道也是取吉兆嗎。田氏無言可答。莊生吩咐煖酒來飲。片時酒到。莊生技開酒量。飲了數杯。那婆娘不達時務。還要甜言美語。哄莊生上床。重做夫妻。莊生飲了大醉。塞了數筆。放在面前。捉筆寫云。

從前了却冤家債

你愛之事我不愛

若重與你做夫婦

怕你替替天靈羞

田氏看罷。羞紅滿面。閉口無言。莊生又寫了四句云。

夫妻百日有何恩

見了新人忘舊人

甫得益棺遭斧劈

知他等待補乾枝

莊生又道。我叫你看兩個人。遂用手向外一指。田氏回頭一看。只見楚王孫和那老蒼頭。跛將過來。田氏大驚。一轉身不見了莊生。再回頭時。連楚王孫老僕都不見了。此時莊生分身隱形之法也。田氏自覺無

顏遂臨而死。莊生將田氏解下來。就將剪破棺木。盛之。取瓦釜為樂。鼓而歌曰。

我在此誇口。我死你必嫌。妻彼他人有。馬彼他人跨。我若真个死。一場大笑話。  
歌畢。將瓦釜打破。取大把屋宇棺材焚了。只有南華經道德經。木斃。山中人檢取。直留至今。莊生遂遊遊四方。或云。過老子成仙而去。詩云。

秋去吳越太無知

苟令傷神亦可快

請看鼓釜莊子事

道遂無碍是吾師